

白本大陸政

策的真面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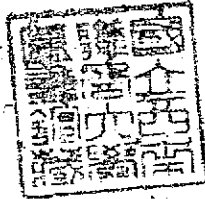


MG
D829.313
118

一之刊叢料資難國

目面眞的策政陸大本日

編社輯編料資難國



日
本
大
陸
政
策
眞
面
目

售經總店書活生

月一年八十二國民華中



3 2285 2060 1

序

五年來，「日本大陸政策」的棍子，把全中國打得頭破血流，不簡直打得「半身不遂」，日夜陷於痛苦呻吟之中。究竟「日本大陸政策」是什麼一回事？或者更詳細些說，它的實質怎樣？它的計畫怎樣？它的步驟怎樣？……國人知其詳者，並不很多。這在「團結禦侮」的年頭說起來，總是一件恨事！

我們有鑒於此，特搜集幾種重要的文獻，從田中的大陸政策摺起，到廣田的對華三原則止，名曰日本大陸政策的真面目，作為「國難史料叢刊」之一，以貢獻於國人之前。我們從侵略者的口供中，看出毒辣的陰謀，使我們震慄，使我們興奮！這是全國人必讀之書，把它放在案頭上，真如「暮鼓晨鐘，發人深省」！

編者 一九三七年六月

目次

一	田中「大陸政策」奏摺	一
二	日本併吞滿蒙之秘密計劃	五
三	天羽「四一七」聲明	六
四	日本對華的基礎概念	八九
五	日本松室少將對關東軍的秘密情報	一二
六	廣田對華「三原則」	二七

田中「大陸政策」奏摺

一 田中首相致宮內大臣一木喜德請代奏明積極政策函

昭和二年（按即民國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

內閣總理大臣 田中義一署名

外務大臣 田中義一副名

鐵道大臣 大藏大臣副名

宮內大臣一木喜德

歐戰而後，我大日本帝國之政治及經濟，皆受莫大不安，推其原因，無不因我對

滿蒙之特權，及確實之實利，不能發揮所致；因此頗煩陛下聖慮，罪大莫逃。然臣拜受大命之時，特賜對支那及滿蒙之行動須堅保我國權利，以謀進展之機會云云。聖旨所在，臣等無不感泣之至。然臣自在野時主張對滿蒙積極政策，極力欲使其實現，故爲東方拆開新局面，造就我國新大陸，而期頒布昭和新政。計自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七日共十一日間，招集滿蒙關係之文武百官開東方會議，對於滿蒙積極政策已經議定，煩祈執奏。（以下略）

二 奏章

內閣總理大臣田中義一引奉奉臣誠惶誠恐謹伏奏我帝國對滿蒙之積極根本政策之件

對滿蒙之積極政策

所謂滿蒙者，乃奉天、吉林、黑龍江及內外蒙古是也。廣袤七萬四千方里，人口二千八百萬人。較我日本帝國國土（朝鮮及台灣除外）大逾三倍，其人口止有我國三分之一。不惟地廣人稀，令人羨慕，農礦森林等物之豐，當世亦無其匹敵。我國因欲開拓其富源，以培養帝國恆久之榮華，特設南滿洲鐵道會社，藉日支共存共榮之美名，而投資於其地之鐵道、海運、鑛山、森林、鋼鐵、農業、畜產等業，達四億四千餘萬元。此誠我國企業中最雄大之組織也。且名雖為半官半民，其實權無不操諸政府。若夫付滿鐵公司以外交、警察、及一般之政權，使其發揮帝國主義，形成特殊會社，無異朝鮮統監之第二。即可知我對滿蒙之權利及特益巨大矣。故歷代內閣之施政於滿蒙者，無不依明治大帝之遺訓，擴展其規模，完成新大陸政策，以保皇祚無窮，國家昌盛。無如歐戰以後，外交內治多有變化，東三省當局亦日就覺醒，起而步我後塵，謀建設其產業之隆盛，有得寸進尺之勢，進展之迅速，實令人驚異。因而我國勢之侵入，遭受莫大影響，惹出數多不利，以致歷代內閣對滿蒙之交涉皆不能成功。益以華

盛頓會議成立九國條約，我之滿蒙特權及利益，概被限制，不能自由行動，我國之存立，隨亦感受動搖。此種難關，如不極力打開，則我國之存立既不能堅固，國力自無由發展矣。矧滿蒙之利源悉集於北滿地方，我國如無自由進出機會，則滿蒙富源，無由取爲我有，自無待論；即日俄戰爭所得之南滿利源，亦因九國條約而大受限制。因而我國不能源源而進，支那人民反如洪水流入，每年移往東三省，勢如萬馬奔騰，數約百萬人左右，甚至威迫我滿蒙之既得權，使我國每年剩餘之八十萬民，無處安身。此爲我人口及食料之調節政策計，誠不勝遺憾者也。若再任支那人民流入滿蒙，不急設法以制之，迄五年後支那人民，必將加增六百萬人以上。斯時也，我對滿蒙又增許多困難矣。回憶華盛頓會議九國條約成立以後，我對滿蒙之進出悉被限制，舉國上下，輿論譁然，大正先帝陛下密召山縣有朋，及其他重要陸海軍等，妥議對於九國條約之打開策，當時命臣前往歐美密探歐美重要政治家之意見，僉謂成立九國條約，原係美國主動，其附和各國之內意則多贊成我國之勢力增大於滿蒙，以便保護國際之貿易及投

資之利益。此乃臣義一親自與英、佛、伊等國首領面商，頗可信彼等對我之詳意也。獨惜我國乘彼等各國之內訌，正欲發展其計劃而欲破除華盛頓九國條約之時，政友會內閣突然倒壞，致有心無力，不克實現我國之計劃。言念及此，頗爲痛嘆。至臣義一向歐美各國密商發展滿蒙之事，歸經上海，在上海船埠，被支那人用炸彈暗殺未遂，誤傷美國婦人，此乃我皇祖宗之神祐，方克義一身不受傷，不啻上天示意於義，一必須獻身皇國爲極東而開新局面，以與新皇國而造新大陸。且東三省爲東亞政治不全之地，我日人欲爲自保而保他人，必須以鐵與血，方能拔除東亞之難局；然欲以鐵與血主義而保東三省，則第三國之阿美利加，必受支那以夷制夷之煽動而制我。斯時也，我之對美角逐，勢不容辭。更進而言之，以臣義一在上海船埠受支那人爆炸之時，轉傷美人性命，而支那便安然無事，則東亞之將來如非以如此作去，我國運必無發展之希望。向之日俄戰爭，實際即日支之戰。將來欲制支那，必以打倒美國勢力爲先決問題，與日俄戰爭之意，大同小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

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國征服，其他如小中亞細亞及印度南洋等，異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於我。使世界知東亞爲我國之東亞，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遺策，是亦我日本帝國之存立上必要之事也。若夫華盛頓九國條約，純爲貿易商戰之精神，乃英美富國欲以其富力，征服我日本在支之勢力；卽軍備縮少案亦不外英美等國欲限制我國軍力之盛大，使無征服大支那領土之軍備能力，而置支那富源於英美富力吸收之下。無一非英美打倒我日本之策略也。顧以民政黨等，徒以華盛頓九國條約爲前提，盛唱對支貿易主義，而排斥對支權利主義，皆屬矯角殺牛之陋策，是亦我日本自殺之政策。蓋以貿易主義者，如英國，因有強大之印度及澳洲爲之供給食物及原料；亞美利加，因有南美加拿大等可爲伊供給食料及原料之便，則其餘存之方可一意擴張對支貿易，以增其國富。無如我國之人口日增，從而食料及原料日減，如徒望貿易之發達，終必被雄大實力之英美所打倒，我必終無所得。最可恐怕者，則支那民日就醒覺，雖內亂正大之時，其支那民尙能勞勞競爭模仿日貨以自代，因此，頗

阻我國貿易之進展。加之，我國商品專望支那人爲顧客，將來支那統一，工業必隨之而發達，歐美商品必然競賣於支那市場，於是我國對支貿易必大受打擊。民政黨所主張之願應九國條約，以貿易主義向滿蒙直進云云者，不啻自殺政策也。考我國之現勢及將來，如欲造成昭和新政，必須以積極的對滿蒙強取權利爲主義，以權利而培養貿易，此不但可制支那工業之發達，亦可避歐勢東漸，策之優，計之善，莫過於此。我對滿蒙之權利如可真實的到我手，則以滿蒙爲根據，以貿易之假面具而風靡支那四百餘洲，再以滿蒙之權利爲司令塔，而攫取全支那之利源。以支那之富源而作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島以及中小亞細亞及歐羅巴之用。我大和民族之欲步武於亞細亞大陸者，握執滿蒙利權，乃其第一大關鍵也。况最後之勝利者賴食糧，工業之隆盛者賴原料也，國力之充實者賴廣大之中土也，我對滿蒙之利權，如以積極政策而擴張之，可以解決種種大國之要素者，則勿論矣。而我年年餘剩之七十萬人口，亦可以同時解決矣。欲具昭和新政，欲致我帝國永久之隆盛者，唯有積極的對滿蒙利權主義之一點而已耳。

滿蒙非支那領土

茲所謂滿蒙者，依歷史非支那之領土，亦非支那特殊區域。我矢野博士盡力研究支那歷史，無不以滿蒙非支那之領土。此事已由帝國大學發表於世界矣。因我矢野博士之研究發表正當，故支那學者無反對我帝國大學之立說也。最不幸者，日俄戰爭之時，我國宣戰布告明認滿蒙爲支那領土，又華盛頓會議時，九國條約亦認滿蒙爲支那領土，因之外交上不得不認支那爲主權，因此二種之失算，致禍我帝國對滿蒙之權益。如以支那之過去而論，民國成立雖倡五族共和，對於西藏新疆蒙古滿洲等，無不爲特殊區域，又特准王公舊制存在，則其滿蒙領土權，確在王公之手。我國此後有機會時，必須闡明其滿蒙領土之真相於世界當道，待有機會時，以得寸進尺方法而進入內外蒙，以新其大陸。且內外蒙既沿王公舊制，其權明明在王公手中，我如欲進出內外蒙，可以與蒙古王公爲對手，則締結利權，便可有裕綽機會，而可增我國力於內外

蒙古也。至對於南北滿權，則以二十一條爲基礎，勇往邁進。另添如左之附帶利權，以便保持我既得，可永久實享其利。

一、三十年商租權期限滿了後，更可自由更新其期限，並確認商工農等業之土地商租權。

二、日本人欲入東部內外蒙古居住、往來、及各種商工業等，皆可自由行動。及於出入南北滿時，支那法律須許其自由，不得不法科稅或檢查。

三、在奉天、吉林等十九個鐵及石炭礦權，以及森林採取權獲得之件。

四、南滿及東部蒙古之鐵道布設並鐵道借款優先權。

五、政治、財政、軍事顧問及教官傭聘等增聘以及僱聘優先權。

六、朝鮮民取締之警察駐在權。

七、吉長鐵道之管理經營延長九十九年。

八、特產物專賣權及輸送歐美貿易之優先權。

九、黑龍江礦產全權。

一〇、吉會長大鐵路敷設權。

一一、東清鐵路欲向俄國取回時之借款提供特權。

一二、安東營口之港權及運輸聯絡權。

一三、東三省中央銀行設立合辦權。

一四、牧畜權。

對內外蒙古之積極政策

滿蒙既爲舊王公所有，我國將來之進出必須以舊王公爲對手，方可以扶持其勢力。依故福島關東長官之長女，因獻身於皇國起見，以金枝玉葉之質，而爲未開民族之圖什業圖王府之顧問，加之圖什業圖王之妃，乃肅親王之姪女，因此關係，圖什業圖王府與我國頗爲接近。我特以意外之利益及保護而羅致之，在內外蒙古各王府等，無不以誠意對我敬我。現在圖什業圖王府內之我國退伍軍人，共有十九人在矣，而向王府收買土地及羊毛特買權，或鑛權，均被我先取定其特權矣。此外接派多數退伍軍

人密入其地，命其常服支那衣服以避奉天政府嫌疑，散在王府管內，實行墾殖牧畜羊毛買收等權。按其他各王府，仍依對圖什業圖王府方法而進入，到處安置我國退伍軍人，以便操縱其舊王公。待我國民移住多數於內外蒙古之時，我土地所有權先用十把一束之賤價而買定之，然後將其可墾爲水田者種植食米，以供我食料不足之用；不能墾爲水田者則盛設牧場，養殖軍馬及牛畜，以充我軍用及食用餘剩之額；製造罐頭運販歐美，其皮毛亦可供我不足之用。待時期一到，則內外蒙古均爲我有。因乘其領土權未甚明顯之時，且支那政府及赤俄尙未注意及此之候，我國預先密伏勢力於其地，如其內外蒙古之土地，多數被我買有之時，斯時也，是蒙古人之蒙古歟？抑或日本人之蒙古歟？使世人無可辯白。我則藉國力以扶持我主權而實行我積極政策也。我國對於蒙古之施爲，因欲實行如上之政策，按本年起由陸軍秘密費項下，抽出一百萬元以內，急派官佐四百名，化裝爲教師或支那人潛入內外蒙古，與各舊王公實行握手，收束其地之牧畜鑿田等權，爲國家而造成百年大計。

朝鮮移民獎勵及保護政策

朝鮮自與我合併以來，雖可一時小康；無如歐戰後，美大總統提出民族自決，以動弱小民族，而朝鮮人心亦爲所煽，其不穩空氣充滿吉林八道。乘滿洲警察之不全，彼等不逞鮮民遂以滿洲爲策源地。又幸滿蒙到處皆有豐富利源，以安朝鮮移民，因之日移日衆，至今日在東三省之朝鮮民，幾至百萬有奇。如此之現象，爲帝國對滿蒙之利權，不求而可自得，真可爲國家造成莫大幸福，而帝國對滿蒙之國防上經濟上，添加無數勢力，爲鮮民統治上，顯出莫大曙光。然朝鮮移民住東三省之衆，可爲母國民而開拓滿蒙處女地，以便母國民進取，且亦可藉朝鮮民爲階段，而可與支那民聯絡一切。一面利用有歸化支那國籍之鮮民，盡爲收買滿蒙水田地，而另由各地之信用合作或銀行，或東拓會社，或滿鐵公司，通融彼等有支那籍之朝鮮民以資金而作我經濟侵入之司令塔也，亦可作我食料之增產以救國危，是亦新殖民地開拓之一機會。彼

歸化之朝鮮人民雖爲支那之歸化民，不久仍然歸復爲我國民，與南美加州之歸化日本人，悉異其旨也。不過只因一時之便宜而歸化爲支那民耳。按在滿蒙之朝鮮人，如張至二百五十萬人以上者，待有事之秋，則以朝鮮民爲原子而作軍事活動，更藉取締爲名而援助其行動。加之鮮民中之在滿蒙有歸化爲支那民而亦有未歸化者，斯時事到之日，是支那籍之朝鮮民作亂，抑或日本籍之朝鮮民作亂，可以懸羊頭賣狗肉之方策而對付之。然我國雖可利用朝鮮人如此之行動，亦不可不備支那政府之利用朝鮮人制我也。如論滿蒙係支那之政治區域，是亦我國之政治區域，彼東省政府如敢以利用朝鮮人而制我，則我用兵之機會可以急速矣。最可恐懼者，唯赤俄耳。如支那方面利用赤俄魔手煽動朝鮮民之時，則我國之思想一變，國難立至。故現內閣對此必須以充分警戒以防其未然。加之我國如欲開拓新大陸，對朝鮮民之保護及取締更須嚴重一層。故依三矢之條約，許我遍設警察署於北滿各地者，以爲擴張充備警察力，以便懷柔朝鮮民及援助朝鮮之急進，另以東拓及滿鐵附隨其後，助鮮之經濟及金融。他如進入內

外蒙之鮮民，其金融可由東拓特別通融，以便藉朝鮮民之力，而開拓內外蒙古及把握其商權也。按鮮民之侵入滿蒙，爲帝國之國防上經濟上最有密切關係明矣。此後必須由政府極力助其完成，以期爲帝國造成新機會。有如我石井之協定，我帝國在滿蒙之特殊地位，既於華盛頓會議時放棄，幸得鮮民移住日多，現幾及百萬餘人，且投資日大，因此我雖放棄石井協定之特權，亦可藉鮮民移住之新問題，而恢復其特權於滿蒙。如有如此之實情，我再恢復其特權，依法理上在國際必無入敢反對我國之行動也。

新大陸開拓與滿蒙鐵道

交通者乃國防之母，是戰勝之保險公司，亦是經濟之堡壘也。按支那全國鐵道僅七千二百哩，在滿蒙則有三千里矣，居其全數之四成。按滿蒙土地之廣，產物之巨，雖有鐵道五六千里亦不足其用。加之我國所扶植之鐵道，多在南滿，而爲富源之北滿尙多未及，殊爲遺憾耳。加之南滿各地，支那民族頗多，其國防上經濟上頗不利

於我；然我國如欲開拓其富源及堅固其國防者，必須極力建築北滿鐵道，依其鐵道之開道，可移多數國民於北滿，以便掣肘南滿之政治及經濟，而可強固我國國防以奠定東亞大局。加之南滿鐵道既成之綫路，多以經濟爲目的，致缺循環綫路，頗不利於戰時之動員及軍需之搬運，此後必須以軍事爲目的建設滿蒙大循環綫，而可包圍滿蒙中心地，以制支那之軍事政治經濟等發達，亦可防赤俄勢力之侵入，此乃我國之新大陸造成上最大必要之關鍵也。加以現在滿蒙之鐵道有二大中心點：一曰東清鐵道，二曰南滿鐵道。其支那之自設鐵道，依吉林省政府之餘裕，不久必能現成一大勢力之鐵道。且合之奉天及黑龍江之財力而論，其支那鐵道之勢力，不久必須駕我南滿鐵道之上，當能現出激烈之競爭。幸其奉天之經濟萎縮，我如不供其救濟，彼確無力可恢復，我則利用此時期專往邁進，達我鐵道目的而後止。且我如用力煽動之，其奉票降價不知其止，奉天政府必成赤俄財政之第二，確可拭目以待，從此彼必無力可開拓滿蒙也。惟有東清之勢力頗難打倒，不幸其所成之路綫與我南滿之路綫，同爲丁字形，如以丁

字形而論，雖爲便利，唯軍事上之進行頗爲不便。倘支那新設之鐵道，如欲培養於東清路北，必須與平行爲妙，則用起西而向東；以我南滿鐵道之中心而論，其新設之支那鐵道，必須使其由北而向南；如以支那自身之利益而論，亦以由北而向南，確有多
大便利。因此與我無甚抵觸。幸亦俄勢力日衰，既無力可進出滿蒙，此後支那之鐵道
建築，必須聽從我日本之指揮而無疑。豈料奉天政府，邇來首以軍事的見地，開通打
通路及吉海路，然在支那政府雖不曉經濟的而專以軍事的建築打虎山至通遼及吉海路
者，在我國則因此二路之完成，其對滿蒙之國防及經濟頗受多大之打擊，而南滿鐵道
之利益亦頗受損，是故向支那提出強硬之反對也。然此二路之被支那所完成者，初因
出先官憲及滿鐵當局等，誤算奉天政府乏力可及此，故事前未甚注意，及後欲強阻
之，其路綫已成矣。加之又有美國人利用英國資本案，欲投資開築滿蘆烏港，因此第
恐支那政府受迫，將打通吉海二路綫，牽入英國資金，反增長在滿蒙之勁敵。故付之
似有似無，唯待有機會時，而再向支那政府解決打通吉海二路問題也。據聞奉天政府

之計畫，欲由打虎山起至通遼更至扶餘而至哈爾濱爲終點，使在北京出發不由南滿及東清二路，由自己之路綫而可達北滿之哈爾濱。更爲最恐人之計劃者，由奉天起點經海龍，由海龍而至吉林經五常而至哈爾濱。依如上之計劃，用左右二線包圍我南滿鐵道。而我南滿鐵道受支那此二綫之包圍，幾成爲小區域。因之我對滿蒙支那政治經濟之發展，悉被制限及縮小，與華盛頓九國條約實行制我伸張國威於滿蒙。按此二路線完成，我南滿鐵道，幾成爲無用長物，其南滿鐵道公司必受多大恐慌。檢討支那今日之財政，如無外債之借入，必然無力可及此，如果自有財政可及此而成此二大鐵道者，如吉林經奉天，或扶餘開通經通遼而至連山，其運費必比利用南滿鐵道更貴。如以此點而論，我國雖可安心，萬一將來此二大鐵道告成，支那政府特以經濟爲主眼，一如東清路特別減其運費，以與我南滿路對抗之時，不惟我國必受莫大之損失，而對東清路，亦一不可忽視之大事也。日俄二國斷不能視支那鐵道之跋扈，殊如東南鐵道之於今日。以齊齊哈爾及哈爾濱爲收入大宗，如支那此二大鐵道完成，或大賚與安達之路

完成，則我南滿鐵道更受其慘，其東清之苦痛必然巨大而無疑。更將滿蒙鐵道建設情形概略而言：

(甲)支那所欲建設者：秦倫至洮南鐵道，吉林至哈爾濱鐵道。

(乙)赤俄所欲建設者：安達至伯都訥鐵道，吉林至海林鐵道，興凱湖之密山至穆稜鐵道。

以上之計劃，無不欲培養東清鐵道，而發揮其帝國主義，其新設之方向多以西東故也。蓋赤俄雖衰弱，其對蒙進出，仍然不怠其一舉一動，無不阻我進出而禍南滿鐵道。我對赤俄之進出，非盡力防避不可，必須藉奉天政府爲楔子而阻其勢力南下。我第一着手，藉防赤俄南下爲題，以得寸進尺方法而強進北滿地盤，以便攫取其富源，南可制支那勢力之北上，北可制赤俄勢力南下。如欲與赤俄爲政治或經濟之角逐者，必須驅支那爲前驅，我只可督支那於背後，以防避赤俄勢力之伸張，而我方另以秘密方法與赤俄提攜，而制支那勢力之增長，以免妨害我滿鐵之既得權。加藤內閣時，我後藤新平嘗曰俄外交恢復，迎請越飛俄使入國之目的者，大半因欲利用俄力以制支那

也。東清鐵路與我南滿鐵道，雖有約束，按滿蒙之出產物運送，以五十五分歸南，以四十五分歸東也。然滿鐵及中東二路，雖有如此之契約，而各用公然秘密方法而特減其運費，因此我南滿頗受莫大危險及損失。

更考察赤俄向我秘密宣言，謂俄羅斯與支那國境，不幸生成弓形，雖不欲侵人之國土，但因弓形以北，地寒物稀，確無敷路之價值，不得不把守東清，分些利益，故東清路斷不能放棄。加之俄國在太平洋唯一之港如海參威者，因有東清路而得存，如東清路放棄，與俄國放棄太平洋同也。赤俄主義如此，益使我國不安。

而我國之於滿蒙，如徒賴南滿鐵路，必不能滿足。依我進出之將來及現狀計，南滿鐵路非全收歸我手不可。殊如大富源之北滿及東蒙古方面，可爲我發展之餘地頗多且頗有利；而南滿之將來支那漢民族之日增，其政治及經濟頗不利於我，故不得不急進北滿地盤，以計國家百年之隆盛。如赤俄之東清路橫於北滿地，對我之欲造成新大陸頗有所阻害，我國之最近將來在北滿地方，必須與赤俄衝突，斯時也，我仍以日

俄戰爭，依樣葫蘆，攫取東清鐵路，以代南滿鐵路，攫及吉林，以代大連。因北滿之富源，我國再與赤俄一角逐於南滿曠野者，實爲國運之發展上勢所難免。蓋不打破，我對滿蒙之暗礁必定難除。在現下之狀態，向支那要求各軍事重要之鐵路，待鐵路完成之時，北滿可能及之地，我則傾力以進，赤俄必然前來干涉及破壞，斯時也，卽我與赤俄衝突之秋而無疑。

我對滿蒙鐵路急欲實現完成者如左

通遼熱河間鐵路

本線延長四百四十七哩，約須建設費五千萬元，此鐵路如完成，我欲開發內蒙古，可得一大貢獻。在滿蒙鐵道中，以此綫最有軍事及經濟價值。如以內蒙古全體而論，依我陸軍省，滿鐵會社等，派人詳細之調查，其數既及十回矣。在內蒙古之地內頗多可耕水田之地，如加以人工的施設，將來至少亦可容我國民二千萬之額。而其內

蒙古所產之牛有二百萬頭，我國將來藉此鐵路之便，可取之爲食料及加工輸出歐美。他如羊毛爲蒙古之特產品，我國之羊每年每頭只可取二斤之毛，而蒙古羊之產毛，每頭每年可產六斤之額，我南滿鐵路公司，試驗至再，無不盡然。而其毛質比之澳洲種毛，更優良數倍，其價格之賤，生產之多，品質之優良等，可爲在世界上暗室中之一大富源。我如可執掌其鐵道，極力以擴張之，至少比之今日可增加十倍之產額。如此之富源尙不可被世界知道，以防缺毛國之英美與我競爭，故我必先握其交通權，然後極力擴張蒙古羊毛，使他國知之而無如我何。按通遼至熱河之路如歸我手，我國之羊毛，可以自給自足，又可加工毛製品輸販於歐美。且如欲完成與內外蒙古王公握手，非賴此鐵路不可，如以我日本手腕欲開拓蒙古，非賴鐵路不可，蓋我帝國主義對內外蒙古之浮沈，盡在此路線已耳。

洮南至索倫鐵路

此鐵道延長至百三十六哩，建設費須一千萬元。按我國之將來，必須再與赤俄角逐於北滿平野，此路如成，我南滿之軍兵，可用此路線而迫赤俄陣後，亦可阻止赤俄增軍於北滿之用。卽以經濟而論，此鐵道可壓取洮兒河流域之富源，用以培養南滿鐵路。他如既與我接近之札薩克圖王府及圖什業圖王府等，亦可利用此路以培植我國勢力，以便開拓其土地。按我國之欲與內外蒙古王公握手，收買其土地、礦山、牧畜、商業等，以備將來有用之機會，專賴此鐵路而侵入內外蒙古，利用通遼熱河綫，而侵入南蒙古，以便南北相呼應。待其產物發展之時，我則依此一線而遠入外蒙，以發展我國運於無窮。然洮索線完成，最有利害者，第恐引誘支那移民多數侵入蒙古，因之必破壞我對蒙古之積極政策，豈不成第二之南滿鐵路，徒爲支那人造禍乎？幸其沿綫之礦山及土地，皆爲蒙古王公所有，我如預先收買其所有權，則欲排斥支那人民之侵入何感無法乎？他如蒙古王公者，我可以強制力，令其發布預防支那人民侵入之法，使支那人侵入蒙古不能安全生業，自然必能遠去。尙有其他方法頗多，我如極力

防之，則支那人之跡不能印於蒙古地方矣。

長洮鐵路之一部鐵道

此由長春至扶餘大賚，則長春至洮南間長百三十一哩，建設費約千一百萬元。此鐵道之計劃，爲經濟上最有大利益之鐵道。蓋滿蒙之富源悉集北滿，此鐵道如成，我對北滿之進出頗爲便利。且可打倒東清鐵路，而培養南滿鐵道利益，又有松花江上流，農產物頗多，可耕地頗鉅，而大賚附近有月亮泡可興水電。按將來此長洮路之一部分，必然成爲工業農產加工之大區域。待此路線成後，則由大賚而至洮南，由大賚而至安達，由大賚而至齊齊哈爾，分展三叉線路，以攻西比利亞路線，定可擷取北滿之富源，亦可作黑龍江進出之第一步。加之長春至洮南，長春經扶餘大賚至洮南，共成爲小循環線，爲軍事上最妙之交通。我如欲進出蒙古，則此小循環之鐵道不可不速成。而此長線，沿路地廣人稀，其土地之沃肥，雖五十年間不下肥料，亦不恐無可收

成。此鐵路如可執在我手，則北滿及蒙古之富源盡爲我有矣。其沿線地之可容我國移民者，至少亦可居二三千萬民之多。至將來吉林之敦化線與我朝鮮會甯路連絡開通之時，其蒙古及北滿之富源，可一直運至東京及大阪，待有事之秋，我由東京方面出師，經日本海一路直至北滿及蒙古，其支那之陸軍必無力可突破北滿地方。在日本海之交通，赤俄之潛水艇必無力可以入我朝鮮海峽。蓋我日本唯望吉會長大二路速成，則食料及原料便可自給自足，不論與誰戰，皆可自由自在。斯時也，我之對滿蒙交涉，不論何事，支那政府懼我設備之周至，必然畏我而從我。如欲完成明治大帝第三期滅亡滿蒙計畫者，唯此吉會長大線之成功而已耳。然長大鐵路如成，不惟可以培養南滿路日致富足，即長大路本身亦有致富之望。此長大路爲滿蒙經濟發展上，最大必要之積極政策也。

吉會鐵路

吉林至敦化之間，鐵路之建設現既成功。敦化至會甯間之鐵路尙未實現。雖會甯至老頭溝有二呎六吋之狹軌路線，實不足新大陸及經濟發展之用。此建築費須八百萬元，而敦化老頭溝之建設費須一千萬元，二者共須二千萬元巨款。按此鐵路如成，就是我新大陸之成。從前欲往歐洲之人，須經大連或浦鹽二港，今則由清津港經會甯而入西比利亞鐵路，可赴歐洲，不啻東洋之交通大動脈，將來不論人與貨，皆須經由我地。斯時也，我把此交通大動脈之權，可以無客氣略侵滿蒙，實行明治大帝第三期滅亡滿蒙之計畫也。如斯，即大和民族征服世界矣。按明治大帝之遺策，第一期征服台灣，第二期征服朝鮮等，既皆實現，唯第三期之滅亡滿蒙以便征服支那全土，使異服之南洋及亞細亞洲全帶，無不畏我服我而仰我鼻息云云之大業，尙未能實現。此真臣等之罪也。按吉林省合奉天及黑龍江一部份，我古歷史稱之爲「肅慎」民族，即今繁殖於沿海洲，黑龍江畔豆滿江流域等者是也，其民族之沿革古來稱爲肅慎、穢獫狁、挾婁、沃沮、夫餘、契丹、勃海、女真等，其興廢多種多樣，良莠不齊。我國清正公

進擊會稽及間島，其愛新覺羅亦起於甯安附近，先平定敦化間島琿春地方爲起源，遂定大清天下三百年之基礎，吉林歷史如此。按欲造成我新大陸以開極東之新面目者，如不先造勢力於吉林地方，必不能征服滿蒙，從而不能征服世界。故以吉會路之完成，即我昭和新政之成，新大陸之成，即征服亞細亞全洲之成功。不啻爲吾國策上最重要大之路線，是亦國益產生之重要路線也。

以吉會線及日本海爲中心之國策

吉會路之終點，爲清津乎？羅津乎？雄基乎？均可由我自由自在，依時制宜而常其變換。以現勢之國防而論，以羅津唯一無二之良港爲終點，終可爲世界貿易良港。一面可粉碎赤俄之浦鹽港，一面可集北滿之豐富物產，以挽滿蒙之繁榮於我國地域。且大連港非我領土，如滿蒙尙未爲我新大陸之時，其經營上施設上頗多費手，萬一最近時期中實現戰爭之時，我日本須求滿蒙之富源當由大連爲出口，如敵艦由對馬及汗

烏爾海峽封鎖之時，我則不能攝取滿蒙之富源，終必爲戰敗國。須知歐戰後之美國，與英國暗合，每一舉一動而欲牽制我國對支之施爲，而我國爲獨立計，不得不與美一戰，以警示支那及世界。且美有呂宋艦隊，與我對馬千島乃一葦水之遙，朝發夕至，如以潛水艦而遊曳於我對馬及千島之間，則滿蒙之食料及原料必不能供我益我。如吉會路可成，在南滿北滿與朝鮮成爲大循環線路，其長春至洮南，長春到大齊至洮南，成爲小循環線路，可以四通八達，利我軍旅及食料運輸之便。是北滿富源之征服亦可確定矣。且其北滿之富源，經吉會路越海而運至我敦賀、新潟等港者，敵潛水艇必無有力能侵入我朝鮮及日本海峽。從而戰時之食料及原料可自由及獨立。所謂日本海爲中心之國策者此也。夫如是，戰時之食料及原料可足，則美國雖有雄大之海軍，支那雖有衆多之陸軍，亦俄雖有衆多之軍兵，終必無如我何。亦可制朝鮮民在戰時抗我制我。故我如必須實行新大陸政策，非急成吉會路不爲功。

我國終須再與赤俄角逐於北滿平野者，卽以吉林爲中心也。至欲實行明治大帝第

三期遺策之時，則以福岡廣島二地國軍由朝鮮而入南滿，以制支那軍之北上；由各古屋關西地方之國軍取敦賀海邊而進清津，經吉會路而入北滿，另以關東地方之國軍由新瀉出港直至清津或羅津，仍依吉會路而猛進北滿地方，另以北滿仙臺各地之國軍，由清森及函館二港爲出口，而急進浦鹽，占領西比利亞鐵路，以直至北滿哈爾濱而南下，直追奉天及占領蒙古等地，亦可阻俄軍之南下。終於關西軍、福岡及廣島軍三國會合，分派爲兩大軍，南則把守山海關以防支那軍北上，北則把守齊齊哈爾以阻俄軍南下，則滿蒙之食料及原料等，皆可聽我自由取用，可依吉會路而運內地。夫如是，雖戰十年，我亦不恐食料及原料之不足之憂也。更將其吉會路完成，與我內地之距離敘述如左：

由清津起點至浦鹽一百三十哩，至敦賀四百七十五哩，至門司五百哩，至長崎六百五十哩，至釜山五百哩。

如以北滿之富源運至我大阪工業地而論，以敦賀爲到着港，與大連比較，所差時間如左：
長春至羅津再至大阪陸路四百六哩，海上四百七十五哩，共費時間五十一小時。長春經大

遶至神戶入大阪者，陸路五百三十五哩，海路八百七十哩，共費九十二小時。

長春經大連由神戶至大阪，比之由吉會路經敦賀至大阪，多費四十一時。於此足見吉會路在軍事上，經濟上之大有價值矣。

依以上計算法，鐵道每時間三十哩，海上一時間十二哩計算，如用快船走及快車者可折其半也。夫滿蒙者爲極東之比利時，歐洲大戰德國蹂躪比利時以成功，未來之日俄、日美戰爭，我國非蹂躪滿蒙，必不爲功。且我國欲實行新大陸計，不得不破壞滿洲之中立地爲戰場，是故不得不整備吉會長大二路，以作武裝之充實，增強國防之勢力，進而可以依吉會交通之便，可於最短時間，移民千萬於彼地，以開拓其水田，而充我人口及食糧問題之用，亦可防避支那移民之侵入。夫吉會路者，真可爲日本致富之路線，是亦日本武裝之路線也。

吉會路工事之天然及其附帶利權

欲完成吉會之工事者，必須乘其滅水期一氣而成方可。且因欲節約其工事費，其山皆爲花岡石，必須用新式之鑿岩機以求速成，其四十分之一均配隧道。至建設上應用之木材，在該沿路皆有，其他如砂利石等沿路皆有產生。而蛟河附近產石炭，且有磚塊原料土，可用附近自製磚塊，以供建設之用。然欲完成吉會路者，我只運往洋灰及鐵軌車頭客貨車而外，其餘皆可在當地取用，真可爲天然之鐵道工事也。依四圍之狀態，皆可依預算額七折，便可完成吉會路全段。而工事期日亦可依預算日六折之期間便可以完全成功。更將其沿線之利權而言，乃吉會路如成，皆可自然附隨爲我國之權益者。如吉林至會甯間，在敦化方面之木材產額，依我參謀部與南滿鐵路之調查，確有二億萬噸之巨，卽每年按伐採百萬噸由吉會路輸入我國，則二百年之間繼續伐之亦不能盡。此雄大之森林，足可救我日本二百年間不受木材饑饉之危，亦可驅逐美國產松材輸入我國也。我國現時每年消用美國木材，約須八千萬元至億二千萬元，在該吉林有如此之森林，我國雖詳細調查至再，皆不敢公表世界，因恐美國每年供我如此

多額之木材，如被赤俄或支那知我利用吉會路線，欲開伐吉林間烏間之大材庫之時，必然煽動美國，出而干涉我吉會路之成，亦恐美國木材家以重金買奉天政府，先買定其吉林採林權，以保其美國木材對我輸出之保護策，亦可制東亞木材之權能，不覺制我製紙界之死命。故我國雖得其調查之真相，不敢出表於世界矣。按吉林之森林，前清乾隆全盛時代，卽號爲「樹海」，然至今日數百年未入斧伐，足見其森林之巨大也。按以現時如經由長春大連至大阪之森林木材，共遠有一千三百八十五哩之遙，每一立方尺，自吉林至大阪須費運費三角四分。因運費之巨且產額不能多，故不能與美國木材競爭。如吉會路完成，則吉林木材至大阪只七百餘哩，每一立方木材只需運費一角三分而已。如此之便宜，必可打倒美國木材而無疑。且吉林之森林，如以最少爲二億萬噸而計算，每噸得利益五元而論，則吉會路之成立，我國可不勞而得十億萬元之森林利權，且可防美國木材入國。而我國民得此賤價之吉林良木材，加工爲器具及藝術工業品或化學製紙之用，至少每年亦可增長國際利益二千萬元之多也。另有新邱

大炭鑛，其埋藏量有十四億噸之多，其質極撫順炭之上，而十層多爲硬石質所成，頗便於開採，且頗合骸炭抽收之用，我可以取之爲抽取煤油、農肥、化學各用藥以供我用，且可擴販於支那全國。是吉會路之成，則此新邱大炭鑛，我不勞而可得之利權至多。起與撫順炭鑛相呼應，且藉此大炭鑛之勢力，而征服全支那之工業決非難事。單以新邱大炭鑛而論，如由吉會路取其良煤炭於日本，每噸至少亦有五元之利益。如用之於化學工業，抽收其副產者，每噸至少亦有十六元之利益。蓋新邱炭質頗合骸炭抽附產之用，按每噸平均如以十五元爲利益計，共可得二百億萬元之利權。此莫不因吉會路而附帶獲得之利權也。其他如牡丹江流域之大金鑛以及其附近之森林，亦可依吉會路之交通而開拓之也。

他如敦化地方之工業，如大小麥、粟、高粱等物每年可產二百餘萬斤。酒釀場大小共有二十餘處，皆須仰我鼻息。而我商品之進出北滿，亦依吉會線之完成而可急速突進也。其敦化地方製油業有三十餘所，每年產油九十萬斤，豆餅可產出六十萬枚，

單以此數種之生物運費之收入，便可於吉會路之經費而外，每年獲得二十餘萬元純利。如合之木材、新邱煤炭、及副產物等而論，則吉會路之收入每年至少當在八百萬元以上。此外，尚有無形之大利益，即培養南滿鐵道，取得森林、鑛產、商業等權，又可大宗移民於北滿等是也。且可縮近我日本與北滿大富源之距離：按清津至會寧只三時間，會甯至上三峯只三時間，豆滿江岸至龍井村只三時間，即朝發日本岸，夕可至間島中心地點，所謂六十餘時間，可能將北滿富源突破者，則吉會路之權能也。

瑯春至海林鐵道

長百七十三哩，建設費二千四百萬元。此鐵道沿線，左右皆是密林。為欲培養吉會路勢力，及開採北滿之樹林及農鑛計，此線路亦必要之一也。且欲挽浦鹽斯德港之繁華而就我朝鮮之會甯者，亦不得不急建此路線以抗之。最可卜將來之利害者，則海林以南，敦化以北所在之鏡泊湖。待吉會及瑯海二路成後，則利用其湖水為水電之發

生以便控制滿蒙全土之農工動力，使支那之活動竟不得如我電氣化之工業何。依南滿鐵道之調查，該鏡泊湖水之落差，至少亦可發生水電八十萬馬力。以此強大之電力徵服滿鐵之工業，可綽綽有餘裕，料其發電所之附近，終必大發展。我國因欲開拓北滿之大富源，必欲極力以進。如非修築琿春海林鐵道爲吉會路培養，終必不足其富源運輸之用也，尙有支、俄、共領之興凱湖，亦可發生巨大電力，第恐支、俄、二國合辦以制我，我必須於本年國際工業電氣大會開於西京之時，乘支、俄、不覺之間，提出同在一供電區域不能設立二個發電所問題，以求國際承諾，以期制止支、俄、合辦興凱湖之電力制我也。尙有伍子製紙公司，在甯古塔及海林驛附近，既得有木材之伐採權，是亦須鏡泊湖水電之連成及琿海路之急成，方可保其製紙之大成功，以供我國內之製紙原料，亦可以製紙征服支那全國也。且奉天政府所計劃之吉林五常間鐵道，吉林奉天間鐵道無不欲挽北滿富源，經葫蘆島或天津爲出港者，我則以琿海路培養吉會之便，可打倒支那之計劃，挽其北滿富源於我朝鮮之清津港。我依琿海及吉會路而

運搬北滿產物者，其運費比支那線可減輕三分之二，比西比利亞線可減輕三分之一。按此路如成，支那及赤俄之鐵道，皆不能與競爭，其戰勝之榮冠屬我，可拭目以待。

對滿蒙貿易主義

滿蒙之貿易額，每年可有七八億萬元之多，均歸我國掌執。而我取其富源如羊毛、棉花、豆餅、鐵等物之金額，居世界貿易之第二十位。此等富源此後必日進而無疑。然我對滿蒙貿易之盛況如此，為何大連浪速町之家屋，暫歸支那人之所有乎？且為滿洲工業之基本者，如製油業，營口三十八軒間，而我國人尙無一軒，安東二十軒之製油業，我國人只一軒，大連八十二三軒之間，我國人只七軒，以全數而比例之，我只占·〇六，大多數皆執在支那人之手，是我之於滿蒙進出上願為可悲也。今欲挽回其利權，必須利用交通勢力為保壘，然後以成品販賣之貿易權，原料買入之採買權等以干涉之，方可收其大權於我手，另用金融機關以助我國民之油業，以期打倒支

那工業油。至貿易之關係，如支那人多數在大阪川口町，收買大阪製品而擴賣於滿蒙，與我在滿蒙之商人大開商戰，乃我國人因生活費之高，往往非厚利不能營生，從而販賣竟大敗於支那商人之手。按奉天方面之支那商人，多在大阪收買高價劣貨，且輸送上又無賢能人物，爲之集貨成數，我國於售價上至少須加一成，而東三省人所付我國船運及鐵路費，比之我國人每噸須加費二元七角，採入如此之貴，尙可在滿蒙以賤價而打倒我商人，於此足證我國商人之無能爲也。再則，支那政府對於貿易商，皆不知保護，反之，我政府對在滿蒙之商人則極力保護，而以低利長期資金借與我國商人，乃我商尙七顛八倒，此亦滿蒙貿易上最可慨嘆之事。今後擬盡力擴張「共同合作關係」，由各汽船公司及南滿洲公司，付與特別廉價之運費，再由關東廳及滿鐵，通融其低利資金，以期戰勝支那商人，而可恢復我貿易權，進而可使滿蒙特產品普遍世界也。

蓋執管滿蒙特產品之販賣權，即監理滿蒙財政及貿易之第一步。然如欲名實相符

者，我必須先取其滿蒙特產品之專賣權，以便培養我新大陸完成之政策。且亦可防避金洋國之亞美利加資本侵入滿蒙之機會，而支那商人之活動，亦可利用特產品專賣之勢力以阻之也。

以大連爲中心建設大船會社，以執東亞海運交通水陸相

應稱霸於太平洋

滿蒙特產物之吞吐港雖有大連、安東、營口，而其中心點無不居在大連。其每年出入之船隻有七千二百隻，其噸數有一千百十六萬五千噸，占滿蒙貿易有七成之多；其定期線有十五航路，多爲近海。按滿蒙海陸之交通無不掌執在我手，而其特產品之專賣權終必可歸我掌執，斯時也，我則以海陸交通之便，又加特產品採入及販賣之盛，更盡力於海運事業之發達，以謀打倒安東及營口二港之勢力。至中南支那各地應消費之豆數甚多，皆可由我國一手而供彼。按支那民爲世界油食國民，倘有事之秋，

我如禁止豆類不供給於中南支那，支那全國民之生活必受威迫。豆餅一物爲產米之農肥，爲日支兩國之食料耕作上，最重要之產物，其豆餅之採賣權及運輸權如可掌執於我手，我則可以賤價之豆餅，以救我國內產米之用。更可把此附隨撫順及新邱之煤炭抽收之農肥，以征服支那全國之農業。如有事之秋，我則禁輸豆餅及煤炭抽收之農肥與支那，則支那之食料及原料必定恐慌而動搖。此爲新大陸之建造上不可缺欠之手段也。他如歐美所銷之大豆餅亦多，我有專賣權及海陸之運輸以擴之，其世界各國如欲利用滿蒙之特產，無不須仰我鼻息。此爲欲統一滿蒙貿易計，不得不如此之施爲。蓋欲掌管滿蒙之貿易，必須有海陸整然之交通，方可以制支那商人，須知支那人悉曹步我後而與我競爭，而支那人所與之帆船貿易及油房等之事業，我國人則無力可打倒之，頗以爲憾。此後我水陸交通之整備，卽以大資本打倒支那帆船貿易，一面獎勵我國人仍步支那人之後，設立帆船貿易及油房，以補我不足。加之，我國對滿蒙之開拓，自古以來悉在滿蒙設立工廠，利用滿蒙原料而加工，因此支那民悉窺採我國工廠

內容及學我新式之加工法，終而獨立，仍如我設立工廠與我競爭者到處皆是。此乃我在滿蒙企工業家，不注意秘密及預防之罪。故此後如欲利用滿蒙之原料而加工製品者，悉宜直接運回本國精製，然後方可分輸於支那及各國：一可救我國內之失業者，二可杜絕支那民如洪水流入滿蒙地帶，三可使支那民不能學我新式工術。而如本溪及鞍山之鐵及撫順炭等亦宜運回本國加工。夫如是，則海運之擴張，益顯其大必要。故擬擴張大連船公司，由政府通令南滿鐵助其低利資金，於明年中先完成五萬噸之造船，以充遠洋航路，而可執東亞交通大動脈。況陸路之有南滿鐵公司，又有我政治範圍之滿蒙巨大特產物可運搬，依經濟上之原則，堪信大連之海運擴張，必可期大成功也。

金本位實行

滿蒙雖為我國之範圍，其貨幣皆以銀為本位，與我國之金本位往往抵觸甚利害。我國民之於滿蒙不能極度發達者，皆被銀本位所累也。然支那政府堅執圍銀為本位，

使我金本位受害如左。是故不能確立我殖民地經濟之基礎，不能期待新大陸之完成。

一、我在滿蒙所投下之資金，皆由本國之金本位金票帶去，至滿蒙欲投下之時，不論生活用或工場建築材料之買入或給發工金等，皆須換支那大洋票以用之。如銀高時帶往投資，而銀價下落之時，則所投下之資本金必因銀價下落而損失，常有十元金票不出五日而損失至八元之額。不啻爲投機的事業。加之，初帶十萬元金票在滿蒙投資之人，因事業擴張之關係，更向銀行借款十萬元，共二十萬元金票資本投下滿蒙，不幸事業基礎將成之時，忽然銀價下落，二十萬元金票之資金忽變爲十五六萬元實額。因此放資之銀行恐懼而催討，以致事業半途而失敗者到處皆是。

二、支那商人以銀本位爲商賈之計算，不論銀價如何起落，彼皆不受影響，是故其帆船之貿易頗爲發展。支那人之金價與銀價之計算，雖非專門智識，然戰無不勝利，此乃支那人獨特之天才。我國民益受銀本位之苦，雖有水陸交通執筆之權如我國，及有金融業者之後援如我國商人者，無不爲銀本位之機關所累，故中南支那所消用

之豆及豆餅等，皆爲支那帆船貿易所操縱，不許我國人步入其範圍之內，從而不能征服支那全國。

三、如以銀大洋爲本位，支那政府可以擴發紙幣，而反阻我國金票之進展，而我在滿蒙之銀行不能爲國家助成其使命。

四、滿蒙如可完成施行金本位，我國金票可以自由擴張，藉我金票之信用，而廣採各地特產，使支那銀票不能高其信用，自然無力可與我經濟競爭，則全滿蒙金融自不求而落我國之手。

五、東三省官銀號、交通銀行、殖邊銀行、廣信公司等發行之銀本位紙幣共有三千八百萬元之多，其準備金皆以家屋或什器等估價爲百三十五萬元，以作三千八百餘萬元之紙幣發行準備金，足見支那紙幣皆不能信用，因其奉天政府極力強制維持金融市面，故得通用至今日。蓋支那銀行之紙幣信用如不打倒，則我國金票之於滿蒙永無發展之日，我欲壟斷滿蒙金融更爲遼遠，而東三省政府則藉其政治勢力，常常增發無

價值之不換紙幣，在滿蒙各地買占滿蒙特產如大豆、豆餅、小麥、粟等，以威脅我國既得利益。而彼東三省所用不換紙幣，買占特產品，賣時皆換我國之金本位票以私行，而欲攪亂我在滿蒙之金融，甚至於欲破壞我在滿蒙特產之交易權，因此我國之金票益無發展之日，滿蒙金本位之實行益不能期待。

依以上種種之關係，必須打倒其不換銀票之假面具，使其政府無實力可買占滿蒙特產之時，其實權當然屬我，我則藉此以擴張金票爲本位，以期壟斷滿蒙經濟及財政，進而迫東三省當局聘請我國人爲財政顧問，俾可操縱其金融及財政，打破彼奉票不確實之力而用我金票爲本位以代之。

第二國投資於滿蒙之歡迎

我滿蒙之地盤不許第三國之投資者，此乃累代內閣之政策，無如華盛頓之九國條約係機會均等主義，故昔日國際財團成立之時，許我滿蒙除外，然似乎與九國條約有

些抵觸。從之國際間益爲張目疑我，使我每欲勇進於滿蒙而受世界之疑視，不如藉機會均等問題，將必需大資本方可施爲之民生事業，如水電動力，或曹達工業等歡迎外國投資，以期藉歐美雄大之資本而爲我滿蒙發展之培養，一面可藉此而拔除國際之疑視，我方可以無遠慮向新大陸造成一路直進，亦可以此誘引國際承認滿蒙爲我特權地之事實。凡此後不論何國如欲投資於滿蒙者，我必須進而歡迎，切不可徒任支那政府與債權國自由行動，因欲使國際共認滿蒙地帶之政治及經濟之實力皆在我手，故我國不得不干涉而自請分負其責也。此爲外交慣例之造成，頗爲重要之政策。

南滿鐵道公司必須變更其經營

滿蒙鐵道公司者乃如昔朝鮮統監之代用物，我國之欲新大陸造成，對南滿洲鐵道經營必須變更，以便突破今日之難局。蓋南滿鐵道公司之使命多且大，故歷代內閣無不與政治變遷而同其進退，因此內閣之變遷往往禍及滿蒙，且南滿鐵道之一舉一動往

往而累及內閣，皆因南滿鐵道之組織雖爲半官半民，其實權皆操諸內閣之手。是故每欲發展於滿蒙之時，國際間每不以南滿鐵道公司爲一經濟公司，而竟看作政治的純然機關。故以華盛頓九國條約之利權而欲制我南滿鐵道公司之進行，因此頗損帝國前進之利益。更就自國之內性而論，我南滿鐵道之事業進行在滿蒙有關東司令官、大連長官、總領事、蓋爲四頭政治，必須在大連先互相交換其意見，往往事竟不能機密而被東三省爲政者所知。從而極力防避我南滿鐵道公司之進步。至於問題欲於東京最終解決之時，往往因外交、鐵道、大藏、陸軍等大臣之意見差違，致阻其計畫進行。故現內閣首班兼攝外務大臣之重責者，雖不能勝任，因欲進出滿蒙計，不得不兼外務大臣，以保其政策之秘密及圓滑而期對滿蒙政策之速成。積此種種之不便，故擬將南滿鐵道公司根本變更，從南滿鐵道公司之附帶事業中，擇其力多益大之事業悉數提出爲獨立公司，暗附南滿鐵道公司之勢力而急進滿蒙。一面將南滿鐵道全部另招支那人及歐美人投資，完全行使鐵道事，而資本額我國可執掌一半以上。以便措執其實權爲帝

國使命而猛進。總而言之，藉國際資本家之投資於南滿鐵道公司，以期混跡世界之耳目，而我乃可任意猛進滿蒙，以防九國條約制我，亦可利用外資以便培養我國進出滿蒙也。至於滿鐵公司所建重要之附帶事業如左：

鋼鐵問題

製鋼事業之盛衰，關係國家之強弱頗大，現各國對此莫不視為重要問題。我國對鋼鐵問題尙未能解決者，因缺乏原礦所致。從來我國由揚子江流域及南洋馬來半島輸入，以給自國之用，豈料滿鐵地方散在之鐵礦，俟參謀部之實地密查，知有非常巨額之鐵在焉，其總推定量至少亦有十二億萬噸。而南滿鐵道所經營之鞍山製鐵所，初因技術未甚熟練，故每年損失均及三百萬元左右，後乃僱聘德國技師而研究之，得發見新技術及製鋼經費節約方法，故於昭和元年度只損失十五萬元，至昭和二年至少亦可得利九十萬元之譜，如改良其新式之製鋼爐，每年至少亦有四百萬元左右之利益，如

本溪湖鐵礦，其成分頗佳，將來如得機會，即可使之與滿鐵之鞍山合併，以救我國鋼鐵之自給自足。

按滿蒙之鐵有十二億萬噸，幸煤炭亦有二十五億萬噸（此則撫順、本溪、新邱等大煤礦及我勢力範圍內之煤礦統計額），此二十五億萬噸之煤足可精鍊十二億萬噸鋼鐵之用，如是，我更得有如此大量之鐵及煤，則我國七十年間之鋼鐵可以自給自足而可免仰鼻息於他國。更將利益而計算之，按鋼一噸至少亦可得利益百元。此三億五千萬噸之鋼鐵產生，我國可得利益金三百五十億萬元，爲國家經濟上而論，豈可謂不大乎？且可防遏他國輸入我國之鋼鐵每年一億二千萬元之多，即產業立國之第一步。且我國之勢力範圍地內如可產鋼鐵以自給自足者，則我日本欲爲世界第一之要素成矣，終必能統一滿蒙產鐵而避支那阻害我國鋼鐵之自給自足也。

煤油問題

煤油一物亦我國最欠缺之要品，是亦立國上最重要之要素。幸我所有撫順炭鑛之層岩，含有油岩之量共有五十二億噸，此油層岩每百斤可抽煤油六斤，如再加用美國之精製機以製之，每百斤可得九斤之精油以供自動車及艦船燃料之用。現時我日本每年由外國輸入之鑛油約七十萬噸，估價六千萬元，尙且年年增加，按撫順油層岩五十億萬噸之額，如以五%最少而論，亦可得煤油二億五千萬噸，如以九%得油而論，可得四億五千萬噸，按平均以三萬五千萬噸得油，每噸利益十五元而論，此撫順之油層岩可得五十二億五千萬元之利源，真可謂我工業界之大革命，而有益我國之國防上，產業上極爲重大。按滿蒙之鐵及煤油既可爲我所有，則我國之海軍陸軍等，一進而爲金城鐵壁。故滿蒙者乃日本之心臟云云誠不虛言也。爲皇基綿綿計，真可慶賀之至。

硫安農肥及其他問題

農肥者國家食料政策上，最重要之問題。如化學農肥者皆以煤炭所抽收之硫安爲

原料，而撫順煤炭最合硫安抽收。如我國每年應銷之硫安五十萬噸之中，由我國內設立工廠，取開灤或撫順煤炭爲原料而自製者，只有二十五萬噸之產出，餘不足二十五萬噸之硫安皆由外國輸入，每年流出國幣額及三千五百萬餘元。按我國農產日盛一日，又有滿蒙之新大陸耕地，尙待我國人之資力及手腕以發展，卜此十年內我國應銷之硫安至少亦須一百萬噸以上。滿蒙之鐵我欲取之而練鋼。須以撫順煤炭爲燃料，故將應棄之烟收起而抽收硫安，不啻一舉數得之事業。按每年如產硫安三十萬噸，我則可得利益四千餘萬元，如以五十年平均而計，此項利權可值二十億萬元之巨，又可爲我國農業發達之助。且如有餘利者亦可隨帶豆餅而征服全支那及南洋各地之農業，故此項事業必須獨立經營，與南滿鐵路完全分離，以便操縱東亞農肥也。

曹達與曹達灰之事業

我國每年輸入曹達灰之數量既達十萬噸，其價格亦有千萬元以上。蓋曹達及曹達

灰，乃軍用上工業化學上之重寶。其曹達之原料，皆食鹽及煤炭而已。至鹽與煤二物，爲滿蒙至多且賤價之產物，我如設廠自製，不但可防過外貨之侵入，又有餘裕可以擴賣支那，以期壟斷其工業之要品。此項事業如每年按最少以一千五百萬元生利，以五十年而計算之，可得之利權有七億五千萬之多，又可使我軍用化學工廠原料得以自給自足。此項事業亦必須獨立，與南滿鐵道分離。

鎂及鋁事業

鎂及鋁事業，依南滿鐵道及東北大學本多博士之調查，而發見其爲非常有望之事業。鎂出於大石橋附近，鋁出於烟台附近，現查其埋藏量爲世界有數之礦。按鎂一噸價值二千餘元，鋁每噸價值一千八百餘元，其滿蒙所埋藏之額，概算有七億五千萬元之價值。此鎂及鋁，爲飛行機、軍用飯盒、醫療器、及其他工業上最重要之原料。世界惟美國產有少許，我國每年只可產區區一噸餘而已。現世界中對此鋁類之銷用日多

一日，故每有不足之憾，其賣價日高一，似乎不知其底止。我滿蒙地內產此有數礦物，不啻上天欲惠我日本之幸福。按此珍貴之產物，爲國防上，工業上不可缺乏之原料，故欲分離滿洲鐵道，而爲獨立事業，其製造工程，在欲運回原料礦，至我內地精造，以避奉天政府注目。亦可暗藏其高貴品，而免招搖英美資本家之虎視眈眈。待我與東三省政府交涉有確實之實權後，即在鴨綠江流域，設立水電事業，以充精鍊此等鉛礦之用。且下將來飛行機之發達，世界應用之飛機材料，必須仰我鼻息而無疑。

依以上之事業如使之獨立，則可以勇往直進，而我可獲得之利益概算有六百億萬元之多。按南滿之產業可助我國防及經濟者實多且巨也。南滿產業可爲我國貢獻如此，我國亦即可因之而達產業立國之根本矣。除以上事業而外，如文化施設等之事業，如病院學校或慈善團體等之事業，乃我國滿蒙進出之司令塔，是亦我國威顯揚之機關。更進而言之，則利權取得之餌，故亦須與南滿鐵道分離獨立，以便重整而勇進北滿地方，以便謀取北滿之大富源。

依以上重要有形事業抽出獨立，以便單獨行動，而不受關係各監督官廳之干涉，終必合流爲帝國利益之一路。且可藉經濟會社以突進，而免受國際外交疑視，亦可緩和東三省人民之排日。如用公然秘密方法造成新大陸，則頗覺身輕而又得充分活動。

至南滿鐵道公司之欲招募外國資本者，只限現成之鐵道而已耳。他如變態經營之路線，如借款與支那所成之鐵道者，或合併現在我既設線，或另抽出獨立，均無不可，到時再查投資國之希望而定之。我則藉此南滿鐵道公司爲國際利益均沾爲題，而歡迎他國投資者，不啻外債借人之變態行動，且欲防避國際之疑我急進北滿也。且終局如欲招募外資，以助我新大陸造成，則因南滿鐵道既開放爲國際利益，故歐美資本家必然喜而借我，而支那政府亦必無方可向國際破壞我國外債借入機會。按南滿鐵道變更其組織，歡迎國際投資者，爲我國之滿蒙進出最好辦法，故不得不急速實行。至於滿蒙之富源，皆集在北滿及蒙古，而我新得之吉會長、大二路權及吉林之森林、礦山等權必須另定機關活動。蓋北滿之進出頗可培養南滿鐵道之利益，倘南滿鐵道公司如開

放歡迎國際投資，我國如進出北滿，因南滿鐵道受利益，即國際受利益，是亦世界之受利益。從而國際之間，必然不欲干涉我國向北滿蒙突進。蓋南滿之支那移民日多，支那之財政及國防因之日固，且商租權尚未確實，使我國移民無插足之地，果有外交爲之後援，則我移民即可得插足之地矣。因我國民之生活程度過高不能與山東移民敵對，故此後之南滿進出，皆須以資本主義爲前鋒，方可歷倒支那，因此益須利用外國資本，方能爲我新大陸之發展。須知北滿地方爲滿蒙富源之寶庫，且爲支那移民亦不能及之地帶，故我國必須乘此時機而突進，盛爲獎勵移民及急取其利權，以便制支那移民之先機。按我滿蒙新大陸如欲造成，必須有強大之移民於彼地，且有敏捷之交通以附之；方可拓取其富源，亦可爲我移民之後援。無如赤俄與支那之軍備日進一日，且地理上之關係，與我利害悉皆抵觸，我如欲實行攝取北滿之大富源，培養我國繁盛，進而造成新大陸以完成明治大帝之遺策，必須先移民於北滿，以便銷塞俄支之親密連絡，而取其富源，亦可制赤俄之虎視而挾支那之肘我也。如一旦有事之秋，我北滿移

民進而可迫南滿，與南滿之軍兵移民互相呼應，而定滿蒙大業。萬一如須堅守滿蒙之時，我則以我北滿之移民而取北滿之富源，以供我滿蒙軍及內地食料之原料之用也。蓋北滿地方與我利害關係如此，我此後之對滿蒙，唯向北滿一路直進，而努力我既定之積極政策而後已。且南滿地方須用資本主義，則藉外資以助我之進行，亦可以緩和各國對我北滿猛進之疑視。法之妙，策之優者，莫如南滿鐵路之組織變更，歡迎外國資金之投下也。

拓殖省設立之必要

我對南滿之經營，多機多歧，往往主管官應意見不能一致，從之異論百出，雖為國家有益有利之事，亦不能捷速以進，從之而被我對滿蒙秘密，進而被奉天政府拾之為宣傳材料於國際，以為中傷我國之用，頗為帝國之大不利益。凡在滿蒙欲進行一事，必須於大連經過數十次之調查及會議，得滿蒙四頭政府之同意，方得見諸實行，且須

得內閣之議決方可生其效力，因有如此種種之難關，往往欲施一事，須經年累月方可得其面目。而在施設欲定之期間，因奉天政府在大連方面收買我國浪人頗多，專以盜探我國對滿蒙施政爲目的，故往往事尚未實行之前，已被支那所知，隨入世界之耳，而以各國之輿論制我。我國對滿蒙之施設上，受如此之苦者，一而再再而三矣。又如反對黨每在滿蒙方面所查知之事，往往提出中央，而作反對材料，如上一之行動，爲我國外交上最不利之現象，故我國之對滿蒙，此後必須變更其主義以期勇往邁進。是故其施爲之中心點必須集中於東京，第一、可以保守其秘密；第二、可杜絕支那政府探我之進行；第三、可避導前被各國疑視；第四、可以收束滿蒙四頭政治爲統一；第五、可保內閣與滿蒙關係官廳之接近及可溶治爲一爐，以便全力對待支那。因有如此種種之利害起見，故依伊藤及桂太郎合併朝鮮之主旨，設立拓殖省以專管滿蒙進取之事務，特以臺灣及朝鮮樺太等殖民地付之管掌爲題，其實則仍以滿蒙進出爲目的，以期淆混世界耳目亦可防遏國內不統一之暴露。細思朝鮮合併之時，而不能實行

於伊藤統監時代者，因乏有統一的專管官廳，故凡事無不意見多歧，從而不能秘密，隨惹出國內之不統一，而被國際及朝鮮國等，于我阻我。後乃由我伊藤及桂太郎等，派出多數宣傳員於歐美及朝鮮，宣明我國對朝鮮確保其獨立，雖寸土亦無野心，於是國際之疑問方釋。及後乃特設拓殖省以掌管臺灣為題，密攬其社會，方有一氣而成之幸。故殖民及移民之經營，依今日之現狀，非設省專管不可。且滿蒙新大陸之造成，為日本立國上至重且大之問題，故必須設立拓殖省以專管其事，使其滿蒙政治中心點集於東京。其在滿蒙駐紮之官憲只命其依命活動，使伊等不能在滿蒙隨地而干涉施政之計劃，自然可以保守其秘密，對手國亦無能力可在東京探知我拓殖之內容秘密也。夫如是，我對滿蒙之一舉一動，國際之輿論，必無材料可制我先機矣。

至於南滿鐵道公司所分離獨立之各事業公司、勸業公司、土地公司、信託公司等之經濟會社，其監督及施設權仍執於拓殖省，以便合流統一，助帝國滿蒙進出之根本政策，以期達到新大陸之完成。

京奉線沿岸之大凌河流域

此大凌河流域浮地頗廣，是亦馬賊之淵藪，我朝鮮民投資於此頗多，而開墾爲水田者亦巨。按此地之廣大，料將來必定繁榮，且我國如欲進入熱河地方，以此大凌河流域爲立脚地頗爲便利，將來此地方之朝鮮人移往，我國必須竭力以保護之，容有機會之日，可向支那政府交涉其開拓權，以期容我移民於彼地，而作熱河及蒙古進入之媒介。萬一有事之秋，我在大凌河地盤，可仍駐屯大軍，以杜支那軍之北上。不啻爲南滿之鎖鑰，是亦一大利源地帶。至朝鮮民欲進出大凌河流域之時，我則利用信託公司或金融組合之機關，以盡量通融其資金，其實質之土地所有權仍置於信託公司或金融組合之手，而住在滿洲之朝鮮人只担任其耕作之權而已。如論其表面上，仍以朝鮮人爲土地所有權者，因對支那政府利權取得之便利計也。此後我國移民或朝鮮人等如於滿蒙欲獲取土地之時，皆以信託公司或金融組合或銀行等爲彼等之後援，如向支那

人購耕土地權時，應需之資金，亦可由此等之金融機關，爲之後援通融，待不知不覺之間，我則擇其善良之水田，用經濟的方法取之以與我國之內地移民，更驅使朝鮮民再開拓生地原野，以備我國民移住之便利。此乃水田及豆類之開拓積極政策。而對於牧畜政策，則另以勸業公司爲專門牧畜機關，以便得寸進尺，收集其畜產而供我國之自給自足。他如軍馬之放牧及播殖事業，則仍以勸業公司，抑或另設別動隊，進入內外蒙古，大爲播殖，以充我國防用馬之完備。

對支那移民侵入之防禦

近來因支那內亂，支那民以萬馬奔騰之勢流入滿蒙，從而危害我移民之進展，爲我滿蒙之進出計，不可不防避之也。加之支那政府對此移民之流入，似乎大爲歡迎，故不得不設法防避。因此益使我國對滿蒙政策受其威迫。且有美國有名之支那學者萊因士加布氏謂奉天政府爲仁德布政，以故四海負其子而從之，並指孟子之移民政策爲

王發政施仁，天下無不欲耕王之土，無不欲商王之市，無不欲仕王之官云云。是以國際依照支那移民歷史，頗以移民多數流入奉天，爲奉天政府仁德表現之證據。最有利害之我國，如不設法以驅除之，不出十年後，我之在滿蒙移民政策，反被支那以之爲驅我上策。故定於可能範圍內，利用我警察力以挾制之，而資本家一方面，則利用工價降下以驅之，另一面則擴張電動力及水電力，以代勞力之用，不但可避支那民之侵入，並可持原動力之勢，而推倒滿蒙之工業界也。

病院及學校之獨立經營及滿蒙文化之充備

此項問題必須絕對獨立，切不可與南滿連絡，蓋因東三省民每以爲帝國主義之機關，從而不欲就我範圍，故須獨立經營，方可使東三省民知我國之施恩，能自思念而報我。（中略）此後按時擴張施設男女師範學校，以期薰育支那教育人才，而造成東三省民永遠親日之根本，此乃文化施設之第一要義。（以下略）

日本併吞滿蒙之秘密計劃

(一) 時期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七日午前九時至午後二時

(二) 會場 拓務省大臣辦公室

(三) 出席者 松田拓相 仙石總裁 木村理事 外務省吉田永井二次官 拓務

省小村小坂二次官 武家參與官 松永條約局長 亞細亞局長 河部陸軍次官 參謀

次官及第一課長

(四) 議決：(甲) 奉派欲將滿蒙外交權名實共歸併南京，吾人對之，取外寬內嚴方法以反對之，更借題發揮，強其仍以張學良爲外交負責長官，以便帝國保持其特殊地位及特權；(乙) 對奉派鐵路網之建設，取干涉的態度，以阻其實現，特以迫戰求和策略，誘其與我協調滿蒙鐵道運價與貨物吸收區域之限制，似此方足永保南滿路

與大連港之繁榮，俟天賜機會到來可達帝國對滿蒙最後之目的。木村理事，對於提案之說明云：怪傑張學良對我，以萬馬奔騰之勢，南以其外交界之王家楨，北以其鐵道界之高紀毅，互相分題合作，一舉而欲粉碎我滿蒙特權，然蔣張乃吳越同舟，因一時的過渡之便而妥協，故吾人料其不久必有蔣張大戰之會，然而奉派中，又有新舊二派互相水火，張學良欲露其軍閥之真面目，必能與舊派提攜，及利用我日本勢力，以打倒新派，奉派之兵力雖可與南京相伯仲，然論其財政，必不能與長江方面對敵，而內部之新舊二派，亦能因此而爆發其感情。斯時也，第二張作霖如張學良者之政權，必因而短縮其運命，他如第三第四第五之張作霖，必能接踵而起，競爭分割其東北之地盤，此不但可預期，依我陸軍參謀部之努力運動，奉派內部之大瓦解，是既定之必然。可拭目以待也。

張學良政治之背後，尚有散在滿蒙各地之馬賊團共四千餘名，又有八千餘之復辟派等，無不仰我鼻息，受我懷柔，萬一奉派內部之軋轢表面化時，斯二者使之合流爲

一，而時以不良無賴之朝鮮人加擔之，斯時無論我欲傾向新派，或扶助舊派，抑或竟使滿蒙成爲復辟之天下，以達到吾人之理想，此皆可依我國利益如何而斷定。奉派如欲保全其地位計，如與南京決裂之時，彼須自以何等利益供我，然後求我爲之後援，帝國不必辭其勞，而蕪湖蔣軍入滿，然蔣介石如意欲統一者，彼亦必以何等利益爲交換，而求帝國諒解，許其進兵於滿蒙。斯時帝國儘可背奉派之約，許蔣軍以便利，方可立場於世界，而免受國際間之誤解。歐戰後，華盛頓會議所締結之九國協約，無不束縛帝國在滿蒙之自由行動，如帝國果以急進的帝國主義以臨之，必一舉而惹起各國之誤解，因此種關係，故滿蒙政策，必須在國際方面，在中國方面，都有機會，方可斷行，非如張作霖政府時代，凡事皆可依我之意見也。夫滿鐵所以犧牲二十餘萬元，致用總員八百餘名，作成滿蒙馬賊底冊，並懷柔其頭目者，無不因欲製造此種機會，而參謀部利用黑龍會愛國會大化會等，與帝制派聯絡者，亦不過欲製造其機會耳。他如特別組織營口葫蘆島及北甯路等之秘密調查機關，如運動烏蘇里及東鐵之赤俄當

局，與我提攜者，是皆因欲導我權益之進展而努力爲之也。按滿鐵作如此潛航式之努力，並犧牲如許鈺大金錢，無非欲造成我天賜之機會，以便補鑄我滿蒙政策成爲金城鐵壁，於此足證仙石總裁對滿蒙之難題，無不極欲謀根本的有利之解決，以樹國家百年之大計，斷非如外間所宣傳之無能無策也明矣。

我國在滿蒙之特殊地位，雖得自日俄戰爭，而許多既得權，乃得自張作霖時代，彼張學良敢然脫離軍閥根性，而犧牲其特殊政權，奉還南京，以避其對我重大責任，此不僅高築砲壘以自衛，且放射外交的毒瓦斯於東亞全土，意欲毒塞我日本之性命，實爲空前之大傑作，如謂蔣介石奸雄可怕，則張學良對我政策之險陰，益爲可怕。

我帝國曩曾因歐美各強國對中國尙未感覺重要，又加海禁尙未全開，其民衆對華知識，非常淺薄，故一方攻擊中國以夷制夷及遠交近攻之外交，一方復自學其法而反用之，於是世界各國，中我宣傳，而唱出對華國際協調之原則，在此國際協調中，歐美各國，不啻爲帝國對華之便衣隊。然今日海禁大開，歐美各國之生產，須求售於中

國，因而發生親華之念，且近來中國人民，不論南北，非常覺醒，尤其是外交方策，非常發達，其孜孜向歐美宣傳，每大膽無敵，而能訂正我國之中傷，因此歐美國民衆，對於中國之理解，乃加前數倍，重以我國曩昔利用國際協調所剝取於中國者，事後大惹各國之猜忌。故狡猾之美國，乘華盛頓會議之機，一舉而衝破我國在滿蒙之特權，且以九國協約束縛我之行動，繼復以英美合作力量，打倒在華國際協調外交之慣例，欲帝國陷於孤立。又奉派之外交，雖仍是遠交近攻，及以夷制夷爲對滿之基幹，無如滿蒙利源豐富，歐美虎視眈眈，任我日本叫穿奉派之策術，然利之所在，彼等必樂而趨就之，况英美當今合作，其精神乃欲掃滅帝國在華之勢力，彼奉派之外交術，正投合其野望，吾人須信英美資本帝國主義，確有與奉派提攜到底之可能。夫如是，英美二國，竟成奉派之便衣隊，其運用以夷制夷之外交術以制我，而彼乃可坐享中國遠交近攻政策之優待焉。余在任地，與林總領事及關東長官司司令官等研究至再，發現下列諸外交策略，畢竟須連續的運用，方足以保留我滿蒙政策之根幹，而不致阻滯最後目

的之完成：

(一) 以華制華。利用其內部感情，或反對派及馬賊團等，以攪亂其政權，藉以牽制其對我之外交，且能使歐美各國對滿蒙投資發生危險之念；(二) 恩中威。凡各事業之進行，一面予以利益，一面即藉之行使威權；(三) 親中惡。精神方面則以親善及平等為表面上之原則，裏面則行使中傷及破壞策略；(四) 對現有懸案，及未實現之既得權，以日華共存共榮或合辦性質為表面上之解決方針，其實仍以取得特權並保留之為要素；(五) 滿蒙外交權，仍以張學良為擔當長官。

奉派鐵道網之東西二大幹線中，東線之奉海路，既已通至吉林，帝國對此，恐難阻其實現，故無妨做一順水人情，但勸其許我建設吉會路，我不惜另以天圖路全部無價讓與之，蓋滿蒙特產及富源之集散地，東部雖有相當之多額，然以視西部之黑龍江及蒙古方面，其地味之肥沃，面積之廣大，均堂堂後之。且西部交通之發達，可使葫蘆島因而繁榮，故西線之完成，實為我滿蒙政策之致命傷。今幸通遼洮南間尚未築

路，帝國必須乘此時機以阻之，並及洮南開魯間之線。倘張學良許我，則我國可中止興築大齊路以爲交換條件。更乘此機會高調共存共榮之假精神，誘其與我協定鐵道運費及貨客吸收區域，倘不然者，帝國之南滿路，以准許中國投資合併爲題而誘之，張學良必入彀中，彼如仍以外交權既歸南京爲口實，而拒絕交涉，帝國則以既得權皆得自張作霖時代，且所在地及彼之管轄等等理由，勸其發揮人格，代帝國居中與南京交涉。吾人深信張學良必無所逃其責，免帝國與南京直接交涉，而造成滿蒙外交歸併南京之慣例。

帝國在滿蒙之特殊地位，乃因東北長官有特殊的政權而確保之，請稽張作霖未入關時代，自可瞭然，及張作霖入關而後，帝國地位因之動搖，幸當時張作霖之野心，專一統一中原，對我滿蒙之特殊權益，不敢有何等露骨行動。然帝國至此，益感滿蒙之地位，必須早日確定，蓋中國之統一，如果實現，我現有之地位，必然被其蹴倒，最後目的更難達到。加之革命勢力日盛，英美監視益嚴，帝國之危機，間不容髮。當

時田中外相，乃商諸關係官廳，乘革命軍北伐機會，利用以華制華策略，炸害張作霖，扶助復辟派掠取滿蒙，繼見形勢不利，轉而勸告張學良獨立者，無非欲確保帝國在滿蒙現有之地位，遂行偉大之皇圖。

南滿路不振如今日者，雖可謂已達極點，然如按其收入額與里數而比例之。恐我國內地任何良好成績之鐵道，不能駕而上之。蓋論其長不過七八百里，其過去數年之平均收入，實爲吾交通史上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之暴利。本年（指民國十九年）以來，因世界經濟之變動，加以中國銀價之低落，南滿路營業，因受非常之惡影響，當局者盡費苦心，排除萬難，以吸收各地特產，或以車馬爲集貨之中樞，或減收港灣費飲水費等，或以銀行機關供給低利金融與各特產貿易商，或暗中減收運費，或有直接活動之國際運輸公司，不管利益若何，到處增設倉庫，減收其租金，並與貨主以種種便利，於此足證南滿當局，對於增加收入，實可謂慘淡經營，惡戰苦鬥，無如世界的不景氣之大自然，不許人力挽回之，一般人遂誤解滿蒙當局爲無能，致令其黃金的繁

策，被奉派鐵道網包圍政策所打破云云者，乃其毫無國際的瞭解，及不明世界的不景氣之慘狀而發之謬論。蓋世人每以黃金滿鐵時代之收入爲標準，殊不知世界的不景氣，正亦黃金時代之反映耳。如果滿鐵因受包圍而減收者，則包圍滿鐵之諸路，如濟海、吉海、吉長、吉敦、四洮、洮昂、齊克、呼海、打通等，何以比我滿鐵之減收，猶慘退數倍，今彼方從業員薪金，且已滯發數月，故滿鐵之經濟，視此尚有非常之餘裕，毫不因減收而基礎動搖也。

撫順煤者，其實實爲諸君所共曉，該礦係中國所有，帝國唯取其收益及開採之權。唯我國一時既不能用許多，而中國方面亦不能多售，苦無機會，可一時掘完，以增帝國之富耳。該礦之埋藏量，共有十七億噸，公然發表者爲十三億噸，滿鐵努力採掘二十餘年，共掘出四億七千萬噸，公表者爲三億三千萬噸，按其所存之額，非常豐富，滿鐵雖欲極力開掘，無如世界經濟不況而後，販路大受影響（按僅鐵道減收自四月至十一月爲二千八十五萬五千元），滿鐵特派調查共四十名，前赴奉派各鐵道，調

查其收入狀況，樞知奉派鐵道經濟，無不極度窮迫，此皆因奉派交通當局，無國際的經濟眼光，徒濫用官權，播弄其金融政策，與我滿鐵挑戰，是亦應得之天罰也。至於以不換紙幣，強向人民收買各特產以博巨利，徒使人民極度疲敝，而毫不顧惜，其無持久力明矣，我如能稍忍而姑待之，其鐵道網之勢力，可以不攻自破。夫如是，奉派之鐵道猛進，其打擊我南滿路之重點，不在今日，而在將來，即東西幹線完成之日是矣。

東三省鹽務總局之食鹽，依明治四十一年七月廿八日條約，此官鹽之運輸，我南滿路有其特權，又附則第四條，如欲廢棄本條約者，須於三個月前通知南滿路。然中國方面，事前竟不通知，而悉數交其鐵道網運輸，滿鐵因此損失莫大之收入，且我國每向各國宣傳，滿蒙華民，如非賴我滿蒙交通之便，其生活與文化，無不須受脅迫云云，亦因此官鹽運輸之被奪，言之不復成理，遂能使我滿鐵消失其為兩國共存共榮之交通，而變為帝國主義之交通。是故當局對此權利，頗欲奪回，雖恐其惹起中國國民

之反感，荏苒而未敢實行，然無日不伺候機會，必使此名譽的假面具，珠還合浦而後止，縱運費減至低於奉派鐵道，亦樂爲之，必不得已，犧牲其一部份，亦所不惜，此題或因鐵道交涉而能解決，則幸甚矣。

帝國國防重地，如興安嶺一帶，及開魯五常等，爲戰時軍團重要地陣營，如長春、哈爾濱、安達等，爲戰時軍團給養及軍馬馬糧等補充及征發之重要區域，無不被奉派以東西二大幹線所衝破或被其掣肘，軍縮條約成立之今日，帝國期待滿蒙，爲唯一之國防重心，所幸如前記各地點，除我軍部要人，與重要外交當局而外，別無他人知覺，如此秘密，奉派必莫由察知，而特計劃該鐵道以妨害我，彼蓋欲發展其經濟，而爲此偶然之湊合。夫彼既以經濟爲主要點，則我國以何等利益與之交換，或能達到阻止之目的，萬一彼受赤俄軍事家之指導，或竟自己所感，不幸悉與我同，則必須先以何等策略誘其就範，然後別出奇計以阻止之。依參謀部之意見，欲以其東西二大幹線之建設，確有妨害帝國國防云云爲題，而強迫廢止之，無如奉派之外交詞令，非常

發展，彼必謂其東西兩大幹線之建設，純係以堅固自國國防及開發滿蒙爲目的云云以拒我，則我豈非自塞其進路，而不許繼續發言乎。

歐美資本家，每視張學良治下爲其銀箱安全放置地帶，自東北易幟以來，其漫然欲投資於滿蒙者，共有八大團體之多，其中如紐約財團者，本有意交托滿鐵會社放資於滿蒙，亦因東北易幟，而中國方面及駐華美使之宣傳，一轉遂拒絕與滿鐵提攜，密派調查團來滿，一意欲以奉派爲對手，爲直接放資之計劃。幸當時帝國利用新聞，及駐歐美財務官作種種中傷之宣傳，而有馮閻內亂之爆發，故得阻止之。豈料自馮軍事失敗而後，張學良復以其老獪之外交手段，粉飾統一政府之形骸，於是歐美資本團對滿蒙投資之野望，更倍於前，而尤重視關於鐵道之放資。依外務省最近所接派駐英美官吏之報告，僅彼二國之資本家，目下極力計劃放資於滿蒙鐵道事業者，共有十五團體之多。夫如是，奉派雖自無財力可完成其所計劃之各鐵道，然後藉其假統一政府爲招牌，僅以一筆之簽押，自可向歐美資本國借得盈千累萬之資金，况歐美資本家

處極度放款難之今日，吾人深信其必將趨之若鶩，而崇拜張學良爲耶穌，從此歐美等國，因欲確保其放債地盤之安全計，對於張學良之政權，必以何等手段擁護之。對於滿蒙領土之完整必益高調，依照華會九國協約尊重之，而帝國在滿蒙之行動，屆時必受種種掣肘，故爲國家百年計，事前必杜絕歐美資金流入滿蒙，使其富源爲帝國所獨有，卽現在主權者之奉派，亦無法與我分甘，如彼爲開拓滿蒙須建設鐵道，至少其所應用之建設費必須向帝國借款，帝國不論如何困難，亦能向英美轉借以貸之。

最慘者，莫如帝國在五常及長春等之國防重心地點，無不被其東部幹線所衝破。萬一有事之秋，憑帝國如何發揮日本海中心主義，帝國武裝鐵道若吉會路者，縱如何精銳，奈陣地與南滿路及內地聯絡，悉被包圍橫斷，屆時帝國雖有千軍萬馬，恐亦不能保全興安嶺及開魯一帶要地，他如滿蒙駐軍戰時之給養，及軍需之運輸，因四通八達，皆受攔斷，萬一奉軍以其鐵道網之機能，由東北西三面而來攻之，斯時也，南滿路必一轉而失却國防軍事上之能力，而帝國駐屯沿線及興安嶺開魯一帶之國軍，不爲

降虜，卽須全覆。

帝國宜以奉派之漠視條約，及我之抗議爲原因及機會，先責其失信，次則高調日華之共存共榮，求其許我實現吉會路之既得權，以作東部並行線建設之交換條件，倘能許我，則另餌以何等之物質的或精神的利益，亦於事無妨。况彼內部軋轢猛烈之今日，且與南京非誠意假統一妥協之今日，吾人深信其必能自覺己身終局之利害，而誠意接受帝國之交涉，至少彼亦須中止延吉敦化線，就延吉線吉林五常線等培養線之建設，倘似如此之犧牲條件，而猶不能使彼滿足者，至少彼亦須許我實現海林延吉線之既得權，而天圖鐵道，應用帝國收買辦理。夫如是，我國雖不得實現武裝的吉會路，於我國防上，及經濟上，所受之損失，固亦無幾，因彼東部大幹線之工事，已達成十之七八，尤其是松花江流域之富源地既被其實通，又與葫蘆島港相連接，任何干涉，亦難阻止，故對其東部大幹線之外交，不得不如此屈弱以處理之。

按葫蘆島港，不幸於不知不覺之中，竟被實現者，皆因帝國自信過強，事前不阻

止外國資本須與之接近，致有今日之慘。然前車既覆，後車可鑑，此後對外國資本家之欲投資滿蒙者必加極力行使破壞中傷之策略，較諸直接干涉，更爲有效，且可粉飾日華親善之假面具，而高唱共存共榮，以顯帝國之外交術。

更就其西部大幹線而檢討之，幸其洮南與通遼間，尙未建設，此短距離之路線，如可阻止，不僅帝國國防上之要防重地如興安嶺及開魯或白音太來一帶可免受其衝破及威迫，且令彼西部大幹線，一變而成中斷之形，雖有既成線路，如鄭家屯至通遼間，及鄭家屯至洮南間，可以利用，無如迂迴曲折，計算其出海距離之哩數，較諸南滿路短縮無幾，我方爲使運費與之同額，再在大連港減收其飲水倉庫諸費，或更與貨主以金融之便利，並減輕其利息，吾人深信藉此可以打消葫蘆島之眞價綽綽有餘，乃挽救滿鐵與大連之最捷徑也。况通遼至洮南路之建設，明明與南滿路並行，帝國出而阻止，實屬名正言順，倘奉派誠意聽從，則放棄開原海龍吉林五常間既得鐵道權利，以爲交換，亦無不可。尙有其西部大幹線之培養線，如長春、扶餘、洮南線、

與洮安、索倫、滿洲里線、及安達、洮南綫等，無不串通北滿大富源地帶，雖直接受害者爲中東路，無如我滿鐵之黃金鐵路時代，及大連港之繁榮，其元素多自該方面得之，况安達扶餘，爲帝國國防上軍馬及馬糧並與安嶺軍團重要給養補充與征發之要地，而洮安洮南索倫一帶係帝國戰時最重要軍團駐屯之陣地，倘此等培養綫，一旦實現，則帝國國防及經濟，無不被其衝破無餘。幸其中如長春扶餘洮南綫與洮南索倫綫等，無不與我長春大齊洮南索倫間既得之鐵道權相抵觸，我如以此爲藉口而阻止之，亦堂堂正正，依據條約之行動，如其不聽，則要求實現該既得權以挾之，如彼竟許我實現此既得權，則以此長大洮索綫培養滿鐵，奪取其安達洮南開及索倫滿洲里間各路之來貨，抽取葫蘆島港之繁榮要素，而滋補我大連港，若再不可得，則長春扶餘洮南索倫間，至少須與我合辦，帝國亦不惜犧牲長大路，及洮索路之既得權，蓋奉派方汲於國權之收回，帝國不稍讓步，必能誘起極大之反抗，且令虎視眈眈之歐美資本家，更集中目光，猛進於滿蒙，而增長帝國之危機。然西部大幹線之培養線中，既與

我滿鐵無大關係者，如通遼經開魯至林西線，開魯熱河線等，爲葫蘆島港繁榮之一大要素，葫蘆島港有此，將來對於世界貿易，其地位必牢不可破，而世界各大商賈及船舶，必經我大連港而趨之若鶩，於是大連港之繁榮乃被抽奪，且帝國在蒙古開魯林西一帶之國防，亦大受其脅迫，不幸在該方面，帝國毫無因緣可以藉口，只好袖手旁觀，以待他日之機會。

吾人作外交生涯十有九年，遍歷歐美十二國，尙未見計劃之深長，手段之勇敢，如奉派者。是必有何等大決心於是焉。帝國僅以恐嚇出之，必徒增加其反抗力量，於實際上有損而無益。夫堆積如山之滿蒙外交，欲張學良與我一旦全部解決之，談何容易。彼或藉口東北外交已歸併南京而逃避其責任，故帝國宜一面假陸軍當局之強硬爲後援，一面由滿蒙當局用懷柔的術策以誘之。關於外交進行方法，吾輩與林總領事及關東廳關東司令長官等交換意見，且又考慮對俄國交涉關係，大約最先着手，要求實現其父張作霖時代許我之既得權以爲第一案，次則要求整理滿蒙之諸懸案以爲第

二案。待第一案及第二案略有頭緒時，再於二者之中，擇其損失輕微者，表示放棄或犧牲，以誘其與我協定滿蒙各鐵路之運輸費或客貨吸收區域，我可藉此協定，以代替滿蒙現有勢力各不相侵之條約，而實現幣原外交之理想，亦可混淆四億華人及世界各國之聰明，探消帝國在滿蒙實行帝國主義之現象。

第一案 我國依日華條約及協定所獲得各鐵道權如左：

- (一) 長春大營線
- (二) 洮南索倫線
- (三) 吉林五常線
- (四) 吉會線
- (五) 延吉海林線

吾人試將此等既得權利洗練之，首推吉會路為最要，吉會路不但是帝國武裝的鐵道，為將來實現帝國對滿之最後目的計，為對北滿實行經濟侵入計，皆係我國策上不

可欠缺者。加之吉敦一段既已完成，我要求實現吉會路，頗有基礎，縱使臨之以壓迫外交，亦不至受世界之誤解。况帝國既欲放棄洮索路與之交換者，諒張學良不至發生何等反感，如竟不許，則帝國放棄海林延吉路，及海龍吉林路，亦所不惜。倘彼如以天圖路託我收買，並延長至吉敦驛，而將海林延吉路與延吉海龍路作爲日華合辦事業，我則可將吉會權利之要求暫時中止，想陸軍當局，亦不反對。他如吉林五常路，如得把持之，自可以制彼東部幹線之死命，然彼如肯許我實現長春洮南路之既得權，抑或許該路爲日華合辦事業者，我則放棄吉林五常線亦無妨。總而言之，帝國所重視者，唯吉會長洮吉五三線，將來視交涉情形如何，我或以放棄長洮綫爲餌，誘其許我實現吉會線，然後更以放棄吉五爲餌，誘其復活長洮線，余料最壞之成績，亦令彼中止東西二大幹線之建設，以保日華國交小康。

第二案 滿鐵直接關係所未解決之懸案如左：

- (一) 打通之建設，
- (二) 吉海之建設，
- (三) 吉海吉長之接軌問題，
- (四) 洮

昂路工費決算問題，(五)吉敦路建設工事問題，(六)淞昂路日本顧問權問題，(七)四洮借款問題。按滿洲善後條約會議之時，清國委員聲明，謂「清國如欲保護滿洲鐵道利益，在該鐵道未收回以前，承諾不在該鐵道附近建設並行綫，或害該鐵利益之支線」讀此，可知南滿路之於滿洲，確似有其神聖不可侵犯之獨占鐵道權，彼奉派之欲接軌前設各鐵道，及建設東西二大幹綫者，無不與此聲明相抵觸，我國如以此為原因而干涉之，彼所計劃之鐵道網，無不應受我之制裁，此乃帝國對滿蒙交涉最有效力之原動力也。無如國際法之精神，獨立國之國防建設，皆可基其自主之行動，故我雖有上述清國委員之聲明，亦不能藉以阻其全鐵道之建設，然擇其重要路綫，藉此權利以破壞之，尙無不可，然又不幸，各法律家，對於該項聲明，謂其僅能作為一種希望，不得特為正式利權之主張者，大有人在，其要點如左：

(一)既非明載在條約上者，不能作為條約的正當利權之主張；(二)清國委員，事前事後，皆未得清皇之勅許，其聲明顯係越權行為，依國際法不生效力；(三)

明治三十八年十二月廿日日清滿洲善後條約，並附屬條約締結之時，在本條約第二條，謂「日本政府承諾遵行清露兩國間所締結之租借地，並鐵道敷設所關之現行條約」云云，然清露間之鐵道條約中，無有所謂不建設並行綫之條件，果日本強欲以清國聲明爲有效者，顯係與本條約第二條所載相矛盾；（四）該項聲明「清國爲……云云」者，於冒頭清國二字下，既未有「政府」字樣之標明，自然此聲明責任，不得爲清國政府應該負荷之解釋，加之「所謂保護其南滿路之利權云云」者，事屬政府對民間事業獎勵保護之意，其保護期間如何，政府皆有自主變更之權利；（五）該項聲明如果有效，則南滿路一舉而可爲滿蒙獨占的交通鐵道，遍查世界各國，無此先例，如有之，則與人類進化，及幸福之原則相違反；（六）明明違反華盛頓會議之對華領土保全及機會均等原則；（七）聲明中附近二字之解釋，頗難一致，果以幾里或幾十里之距離爲附近乎，以上之法律論者，多爲英德之法學家，而我國亦頗不乏人，然中國非法律國家，且其人民亦缺乏法律知識，帝國若以此爲原因，而臨之以威嚴，吾人深

信奉派必能以何等利益與我爲交換，而解決滿鐵之懸案無疑也。

至於洮昂吉敦四洮各懸案，多爲金錢上之關係，唯洮昂之顧問權，與吉敦之會計權，因欲牽制其鐵道網之繁榮，並抽收其勢力與權能計，是亦甚必要者。故對此權利，必努力實現之，方可堅固帝國之特權，餘如吉敦洮昂等路之滿鐵包工，本皆使用我國出產之賤價材料，但仍以高價之外國製品爲基礎而估價焉，且興築應用之延入權，亦由帝國便宜的增加其計算，因此工費頗爲多額，彼奉派雖知之，亦無與我清算之知識及證據，我則促其與我計算此費，待明白後，乘其財政困難之今日，以如數償還爲脅迫，彼必與我接近而商量延期，或締結正式借款條約，然我如藉此以導滿鐵於有利計，可犧牲前記建設費用一部分，而誘其與我協定滿蒙鐵道運費，再不然者，則犧牲四洮路延滯利息以與之交換貨物吸收區域之協定，彼如誠意與我作如此之協定者，任彼如何發展其鐵道網，我滿鐵決不懼其包圍，關於運費協定，須使奉派鐵路運費與南滿路運費爲同一，至其同一之基礎，以每噸每里運費若干爲單位，而論其距離長短，皆相

互依此協定之額計算之，蓋將來奉派之東西二大幹綫成功之時，北滿特產經葫蘆島出口者，其產地與該港之距離，較諸由大連出口之里數爲多，自必增長其運費之擔負。至若協定外之競爭，奉派無非以其政治的勢力爲後援，我則以港費倉庫料飲水料等之降下，又以我調整的金融機關之機能，與貨主以方便及利益，其最後戰勝之榮冠，必屬諸我。又奉派鐵道，每亂降其運費，使彼沿鐵路華煤如萬馬奔騰之勢，以進出我撫順煤，本年之大減收，因實在此，倘協定運費成立，華煤必有一部份流入滿鐵，遂可使其成本增重而無力與撫順煤爭。

關於貨物吸收區域之協定，茲定步驟如左：

(甲) 滿鐵之東方以五常吉林海龍等爲中心綫，出產物在其西者，歸滿鐵吸收，在其東者，歸奉派鐵道吸收。鐵道之西方，以齊齊哈爾洮安通遼爲中心綫，出產物在其東者，歸滿鐵吸收，在其西者，歸奉派鐵道吸收；(乙) 在滿鐵西部方面，自四平街至洮南以北之產物歸滿鐵，餘者歸奉派鐵道，在滿鐵東部方面，由長春至吉敦以北

之貨物歸滿鐵，以南歸奉派鐵道；（丙）如甲乙二案，奉派皆不滿足，則略仿南滿路與中東路協定之例，南下貨物，滿鐵得其四四，奉派鐵道得其五五，此不問其出口由大連，或由葫蘆島，或由營口，到時總計其數而按分算之，是爲帝國最後之讓步；（丁）依上例甲、乙、丙三案，均不能達到目的者，則求張學良之同意，招集中東南滿路各當局與奉派共同開會商議協調方法，然吾人之理想以爲欲確保帝國滿蒙權益於永久者，應藉南滿路改作日華合辦以實現共存共榮爲招牌，運用奉派以其鐵道網與南滿路合併，皆爲合辦事業，如此方法：（一）可揉消帝國主義之惡名；（二）可混淆華人之聰明；（三）可遮斷歐美資本勢力之侵入。萬一有事之秋，帝國藉合辦權利，不論何路，皇軍皆可自由征發及占用，爲帝國遂行滿鐵之最後目的計，不得不深長謀慮如此。近接倫敦情報，驚知奉派又欲伸其魔手於秦皇島，以強固其抗我之原動力，不幸彼所運動之「自由運貨採用港」如得實現，我滿鐵及大連港，更受意外之打擊，現雖以日本郵船會社之勢力，在倫敦向歐洲復興「運貨同盟本部」以破壞之，然尙未可樂

觀。尤可痛者，赤俄本有誠意與我締結密約，以防奉派勢力之進出，不料一見奉派魔手再伸至秦皇島，遂恐海參崴及中東路之繁榮受其大影響，乃乘奉派送彼一秋波之時，毅然激變其主張，與奉派作具體的接近，益使帝國單獨受敵。依滿鐵駐天津通信員之情報，謂奉派運動秦皇島港爲自由運貨採用港，如成功時，北甯路擬更建設第三埠頭，俾可收容五千噸汽船九隻，合舊所有，其收容力可達十萬噸船之鉅，如此則秦皇島港貨物集散能力一舉而達五百萬噸，將來再以其東西二大幹綫爲武器以培養之，誠堪制我大連港之死命。北滿特產由產地至出口，如論距離，彼只近我滿鐵區區三里，然以運費比較之，我到底不能與彼競爭，我滿鐵及大連汽船會社等，受秦皇島之脅威，將視葫蘆島爲尤甚，吾人早知張學良外交手段之巧妙，故未赴任之先，拜訪林權助老前輩，求其指導對張學良外交之策略，幸林先生不我遐棄，授我以秘策，謂張學良雖爲軍閥之子，爲一白面書生，其實策略非常豐富，雖世界之外交國如英吉利之老外交官，視之亦猶不及。對渠辦外交時，必須先以恭敬親順爲前驅而發揮假誠意，代渠作

有利於彼之談話方可誘其信用，次則偽造監督當局種種強硬主張以嚇之，終則求其爲我輩保全飯碗，懇渠同情的解決交涉各案，然尙須防備者，切不可被漢反用此策以對我云云。吾人在任地參考林總領事之意見，並洗練滿鐵對張作霖時代種種外交之歷史，以爲林權助先生之教訓，洵爲對張學良之良策，吾人或者依此而運用亦未可知。

此回帝國對張學良揮外交權者，認時機爲最適合，因此而能博得全部成功固好，以最惡之結果而言，帝國如不能實現既得各鐵道權利者，奉派亦須中止其東西二大幹綫之建設，蓋帝國在滿蒙之特殊地位權益，如可保持現狀者，自可使滿鐵於垂危，縱將我既得各鐵道權利葬諸有耶無耶之鄉，帝國外交，亦可謂一部奏凱，蓋將來自有天賜機會，以解決滿蒙一切問題。

上述爲交涉失敗時最少限度收斂之預想，吾人甚望其不至如此地步，至於下列各項，係欲作本回交涉之前驅，已得仙石總裁之裁許，而林總領事及關東司令官關東廳長官等亦已充分諒解，倘能實現，自可爲交涉成功之滿點。

(一) 滿蒙鐵道問題係屬民間營利的社會，如滿鐵者之利益關係，故應視作地方問題，以張學良為擔當長官，倘張學良以滿蒙外交權既已歸併南京為口實而欲逃避其責任者，最少限度，必須張學良代替南滿會社向南京政府交涉；(二) 滿蒙鐵道欲開發，必須以日華共存共榮為主眼，其東西二大幹綫如有妨害南滿路之利益或與南滿路平行者，皆須休止其建設，方不危害我之既得權；(三) 帝國屢屢抗議既建設成功之路如吉海打通等為共存共榮計，可默許之，但須以何等條件為交換並保障滿鐵營業上之利益；(四) 洮昂與打通之聯絡，此與滿鐵並行，為危害既得權之尤者，故通遼洮南路絕對不許建設；(五) 洮昂打通，如必欲聯絡建設者，滿鐵亦欲建設培養綫以保其權益；(六) 長大路及吉會路欲求即時實現；(七) 滿路關係所未能解決之各鐵道借款及顧問權與會計權實現之件。

天羽四一七聲明

一九三四年（民國廿三年）四月十七日日本外務省發言人天羽發表關於壟斷中國之非正式聲明，反對中國有違反「東亞和平」之任何計劃，並反對他國供給軍用飛機、軍事教練及政治借款於中國。這個聲明是日本欲併吞中國，壟斷東亞的最露骨的代表。其聲明全文如下：

「關於中國問題，日本之立場與主張，或有不與列國一致者，唯日本爲盡在東亞之使命與責任，實立於不能不盡其全力之立場。嚮時日本之所以不能不退出國聯，實因日本對於自國在東亞地位之見解，與國聯相左有以致之。日本對於中國之態度，或有與外國未能一致者，亦未可知；唯此種情形，乃導源於日本在東亞之地位與使命而不得不然。日本對於各外國，常維持增進友好關係，自不待論，而日本爲維持東亞之和平及秩序，以單獨責任進行之事實，日本亦認爲係當然之歸結。又單獨進行維持東

亞之和平與秩序，乃日本之使命，日本對此使命，有決行之決心。唯欲使右述使命得以進行，日本又不能不與中國共分維持東亞和平之責任，中國以外國家，固非分責任者也。職是之故，中國之保全、統一、乃至國內秩序之恢復，自東亞和平見地觀察，固日本最所切望者。唯中國之保全、統一、及秩序恢復，必有待於中國自身之自覺與努力，已爲過去歷史所昭示，此種情形，現在爲然，卽將來亦莫不爲然。帝國自此種見地出發，認中國方面苟有利用他國，排斥日本，出之以遠反東亞和平一類手段，或出之以夷制夷之對外方案，日本不得已，決不能不與以排擊，又列國方面，苟因顧慮滿洲事變、上海事變形成之情勢而對中國欲將共同動作，則縱令其名目爲財政的援助或技術的援助，終局在中國，必然的帶政治意味。此種情勢助長之時，遂開設定勢力範圍、國際管理或瓜分之端，此不僅對中國爲大不幸，卽東亞之保全，乃至爲日本計，亦有影響重大之懼。日本在主義上，不能不對此表示反對。唯各國各別與中國自經濟上貿易上進行交涉，事實上雖爲對華援助，但在不妨礙東亞和平維持範圍以內，

日本亦無對此實行干涉之必要；如右述措置，誠使東亞和平維持陷於紛亂，例如最近外國對華售賣軍用飛機、教授飛行術、派遣軍事教育顧問、軍事顧問等，或借政治借款，結局明白離間中國與日本及與其他各國間之關係，發生違反東亞和平維持之結果，日本就其立場言，不得不反對。

「上述方針，雖為日本從來方針之當然的演繹，然因最近外國在中國國內，共同動作，以援助一類之種種名目，積極的策動，此時明我立場，決非徒爾也云。」

R342

日本對華的基礎觀念

下文原是一本小冊子，係民國廿四年九月二十四日日本天津駐屯軍司令官多田駿少將招待日本記者時所分送者。此項小冊子，雖經揭載此項文件之日文報紙及日外交人員聲明，並非代表其本國政府之意見，亦非駐屯軍聲明書，而爲多田個人之小印刷物，但日本軍人對中國之態度，從此可以見矣。

一 緒言

自西方東漸以來，各國之對華態度，或主分割，或圖共管，或謀擴張勢力範圍，或思爭奪權利市場，大有惟日不足之況。此等侵略手段，雖與時推移，屢經變遷，要不外犧牲中國，以圖繁榮其本國而已。獨我帝國，依據國是，始終一貫，力圖保全中國領土；並以日華共存共榮尤應親善提攜爲根本主義。然有時不無追隨歐美之態度，

步其後塵，甚至有主張併吞中國者，因是我國民中，受此種思潮之影響，對華觀念，極不統一，致使國策上發生障礙，一再不止，因此而給與中國民衆之惡影響，亦屬不淺。今日中國對日感情之惡化，其原因有須待吾人三省者；換言之，則須返而遵循我原來之國是而已。

反觀展開於吾人眼前之世界大變局，白色人種之窮於進行，以及對於白色人種之橫暴跋扈現狀打破運動，其占有世界人類大半之有色人種，已由白色人種之奴隸壓迫下解放，以圖世界人類之平等和平，是爲人種戰爭的開始；一方可視爲欲以東洋本來之精神文明，矯正西洋之物質文明，爲精神戰爭的開始。

以上天賦之二大使命，爲帝國應負之責務，帝國之毅然建設滿洲國，脫退國際聯盟，廢棄華盛頓條約，卽爲其第一步。

日本帝國將欲完成天啓之大使命，日本不可不先保持其強盛與公正，如日本自身脆弱，焉違他願？有其力而不公正，則豈能永續發展？基於以上之觀察，帝國之對華

慮度，必當遵循我之國是與使命。我帝國大陸政策之根本方針，在謀自身之發展，同時解放救濟東洋之被壓迫民族，使之安居樂業，保持各民族之面目，尊重其獨立，與帝國和親協同，在政治經濟上、軍事上、樹立密切不可分之關係，此道實證之天地之公道而不謬，施之中外而不悖，乃吾人俯仰無愧於天地之信念也。

吾人爲貫徹天賦之使命，基於以上之信念，以期扶助弱小鄰邦，招致東洋永遠平和，允宜奉行神武天皇之大詔，勇猛直進。

對華問題之如何解決，實爲能否貫徹上項使命之試金石，今已於華北投第一石，務宜不拘舊套，不弄小策，考究公明正大，萬人悅服之方法，正堂堂，擊滅足以阻撓大義之諸障礙，以真正救濟四萬萬民衆之氣概，向前猛進。因是直接間接，從事於此聖業，在對華政策上，須有統一正當之觀念，以期循軌而行，此本著之所由作也。世人勿視爲徒尙空理之愚論，運用之妙，在乎一心。

二 對華政策之根本主義

帝國之對華政策，一方面則根據其國是，在維持東洋之永遠平和；一方面則爲完成其大使命，在解放呻吟於白色人種壓迫下之民族，以此二者爲立腳點，自無待論，更須進而適確診斷中國之病源，施以適切之自療法。

中國民衆，六千年以來，均爲政府、地主、財閥榨取之對象物，有古今歷史，可以證明，卽統治者除榨取以外，無增進民衆福祉之熱忱，觀乎民衆之不信賴官吏，以不干預自己爲善政，明矣。

今中國民衆，自民國以來，受各軍閥貪婪無厭之榨取，近更因黨閥蔣介石與浙江財閥結合而成之新軍閥，加以向未曾有之苛斂誅求，呻吟於此種狀況之下，生活艱難，每况愈下，加以天災、兵災、匪災、循環而起，農村趨於崩潰，將爲匪化乎？爲流民乎？抑爲共匪乎？徬徨歧路，無所適從。

如是苦境之大半，實由民國以來蔣介石一派握有南京系政權之所致。彼等之政策，對內除榨取破壞以外無他物；對外則但求達其目的，不擇手段，徒弄「以夷征夷」之愚策，自掘墳墓。尤其對於日本，不思自國之得免於分割共管，皆恃有日本之存在；乃竟忘此大恩，視若仇讐，不但蹂躪我帝國之正當權利，且包藏禍心，與列國相謀，欲乘帝國之危難，而加以陷害，其謬妄非言語所可形容。

此不但對於善鄰之日本，在國際道德上，固所不許；而就中國自身而論，則因此使日華間屢生不幸事件，甚或釀成排斥日貨，徒增加民衆之苦痛而已。

彼等不悟無日本即不得存在之理，專事魚肉民衆，以飽私腹，不但爲帝國及中國民衆共同之敵，即謂爲人道之敵，亦非過言。故救濟中國民衆，不能委諸此等軍閥，且及今不救，則此可憐之四萬萬民衆，必致投入不可救之漩渦。果然，則在我唇齒輔車關係之帝國，所受影響甚大，乃爲洞若觀火之事，是實爲極東平和之禍根，日華國民之最大恨事也。

由是觀之，帝國對華政策之根本，在徹底變除此種禍根，與救濟中國民衆，以圖兩國之共榮共存。或謂日本國內之狀態，亦屬非常時期，焉能致力於外？然對華政策之進行，視其方法如何，非必須重大之犧牲，况我之對於滿洲，以及中國，其政策之良否，影響於國內至大也。

三、帝國之對華態度

甲 須公明正大

帝國對華政策之根本主義，既以救濟中國民衆與日華共存共榮爲基礎，自宜以俯仰無愧於天地之道義心爲信條，保持公明正大之態度，凡對內對外之態度，有足以使人致疑者，其行動不可不慎。世人往往非議中國人之權謀術略，但我亦不免有不知不覺而躬蹈此弊者。不純之權謀術策，非王者之態度。且施用此術，終非彼等之敵，有時出於權道，不得已，而可偶一爲之；然決非常道。吾人宜以公明正大之陣，爲治病

之方。須知正義有強大之永續性，宜時時以民衆福祉爲基礎，如有妨害達成帝國之使命者，不問爲何國人，不可允許，卽屬邦人，苟有不正不義者，亦應嚴爲取締。

如彼等所謂搶掠主義的利權獲得運動，又如製造密賣麻醉藥，或半公然之秘密輸出入，以至不法強乘火車，在帝國之名譽上，實留一大污點，其中更有利用帝國威力之背景，白晝公然藐視中國官憲，橫行惡事者，其狂謬不可言喻。

似此喪失日本之信用，使人誤解對華政策之真意，至成誘起不祥事件之原因，而其結果，則波及於皇軍以及母國，是實萬難容許。此外又有爲政治運動者，致誤被認爲帝國之陰謀，徒惹起民衆之不安，減少對於帝國之信仰。帝國心事正大，但因此而招致疑慮，此宜特加注意者也。

乙 須使用正當威力

欲擊滅不正不義，膺懲頑冥不靈，則不得不使用正當威力。對於好用權謀術略，而藐視道義觀念之中國智識階級，尤須如此，但行使威力，務須格外慎重，期無誤

認。其不正不當者無論矣，即片面的爲正當之要求，而常以威力脅迫，以圖貫徹，必致對於民衆留永難消除之怨恨，釀成民族鬥爭之因素，於達成帝國之崇高使命上，貽一絕大之禍根。卽如彼等所謂撤廢不平等條約，打倒帝國主義運動，固出於彼等爲政者顛倒順逆之自我思想；然一面返觀對於先進諸國，不當壓迫之反抗運動，亦足引爲殷鑒。况帝國所負之大使命，基於招致世界永遠平和之大理想，故其方法如何，足以影響於世界弱小民族之歸趨，乃必然之事也。

要之，威力之使用，等於降魔之利劍，須以正義爲立腳點，有俯仰無愧於天地之概，不可濫用，亦不可姑息。苟屬必要，卽毅然行使，勿宜左顧右盼，遲疑逡巡。

丙 排斥榨取主義採用施與主義

日華經濟提攜之根本，爲共存共榮；共存共榮之根本，在廢止榨取主義；榨取主義；乃歐美資本主義之遺物。西洋物質文明，已有日暮途窮之勢，今更嘗其糟粕，其愚爲何如？况帝國大陸政策之根本主義，在本乎道義，救濟世界人類，是以帝國不可

不講求符合主義之獨特方法。獨特方法爲何？即澈底實行施與主義是也。

今欲救濟疲勞困憊處於瀕死境遇之民衆，有先與以藥與榮養之必要，此當然之事也。詳言之：即對於中國民衆，當先與以資本，與以技術，與以安居樂業，以全其生存；次宜與以生活之餘裕，與以購買力。果能對於地方民衆，與以幸福，則精神上，對於帝國，自無待論；在經濟上與帝國亦有不可離之關係，爲帝國生產品之市場，亦爲原料之供給國。增進相互之福祉，達於共存共榮之境遇，非不可能也。若不明變遷無窮之世界實狀，墨守舊習，墮於利我的榨取主義，或只以利權獲得爲能事，以致時代錯誤，重蹈覆轍，爲世界之落伍者，其愚孰甚。反是，依前述之旨趣，勇往直前，爲世界弱小民族所共仰，無待我求，而被推戴爲盟主，乃勢所必至者也。

所謂大國主義，在於脫却利我的乞食根性，以施與主義之自覺爲基礎。從容不迫，自處於較高之地位，尊重對方之人格，而有包容之度量是也；此即綏撫悅服異民族之要件也。

丁 尊重獨立保全民族之面目

世界各民族，各有保持其民族面目之慾望，即對於獨立之執着心，此爲本能的民族思潮。其在經濟上已成熟之歐洲諸國殖民地，皆有脫離本國之羈絆，欲謀獨立之傾向，爲無可疑之事實。但自歐戰後成立之諸小國，有因感受經濟上獨立之苦痛，而希望合理的合同者。他方面則因合併異民族國家，在統治上及財政上，就其本國而言，有增大負擔之不利，致成爲須費考慮之問題。綜合以上諸問題，加以判斷，帝國之大陸政策，如專圖擴張領土，則足以使本國國力，趨於薄弱。故當滿洲國建設之時，採用獨立不可分之新原則，亦以此也。是以帝國臣民之有心者，勿再標榜併吞中國，或侵略中國，以致時代錯誤。但邦人中之無智者，尚有欲使滿洲爲第二朝鮮之言動，致惹起滿洲人之疑惑，統治上發生惡影響之實例。在中國爲政者，亦尚有故意宣傳，使無智之民衆，增加對於帝國之敵愾心者。中國人爲重而子之國民，是以須特加謹慎，對於彼等率直鮮明，說明帝國之真意，並使其理解我公明正大之主張，乃謀增進民衆

福祉，排除妨害此項目的之人類公敵。

戊 勿拘於人的關係宜探是非非主義

當中國軍閥最盛時代，捉住其時代之要人，加以操縱，認爲對華政策施行上最便利之方法，然其成績，果有幾何？往昔之失敗，卽在過信個人之力，而無視一般之利益，致演成助暴爲暴之惡，其結果徒買民衆之怨恨而已。

今帝國之使命在增進民衆間相互之福祉，苟助個人之私利，而反民衆之福利，是全然沒却其主義，不過再蹈從前之失敗。

日本人之弱點，在厚於情誼，往往因日常之往復瀕煩，對於對方，生親疎好惡之別，於不知不識之中，而發生此種錯誤，甚至爲彼等先天的巧妙外交所播弄，或代彼等辯護，爲彼等掩飾罪惡之宣傳所利用，或因錯覺而誤下判斷，是皆宜加以注意。又對人的關係，隨人之變化而變化，不能永久繼續，轉因此而有不利之影響，此不可忽視之問題也。故對華政策之施行，當根據以民衆爲對象之觀念，勿以個人爲對象，以

其人之思想及其行事之善惡爲對象，勿爲個人的感情所拘束，此最須注意者也。

己 消滅新舊軍閥及其他榨取者

中國之舊式軍閥，向以榨取人民肥其私腹爲能事，對於民衆之福祉，絕不關心。就中國社會言，其存在實有害而無益，已爲一般之定論。故因時代之進步，入於逐漸退化之一路，此種軍閥之大部分在今日已爲蔣介石所壓倒分散，僅存殘喘，目下在華北之軍閥，受中央之壓迫與監視，窺中央之鼻息，僅獲保持其地位，祇知設法延長期間，以便榨取民衆，搜羅不義之財，無何等之氣力與勢力。除一部分外，已無從發見，有如往昔反抗中央，毅然獨立雅飛於時之氣概。世人或有期待其大同團結，或發揮其威力者，然利害關係相異之彼等，實未具有捨小異而就大同之雅量與勇氣。卽或宥之，皆希冀藉他力以圖存，欲期其成就大事，亦屬絕望，此證諸已往之歷史而可知，在今日已屬末期之軍閥尤然。故今日之軍閥，潛伏於帝國威力之前，以阿諛便佞爲事，善爲迎合帝國義主之言詞，要不外爲保持地位之手段，無何等主義信念熱誠，

此大可留意者也。

次則利用軍閥之貪婪性及其無節操，使其提供利權，以資我之發展經濟；或與以資金兵器，希圖利用，此爲往時所採用之方式，實反乎帝國公明之主義，斷難採用。且就華北言：帝國在華駐屯軍，今日在事實上已獲得支配權，更無利用之必要。

要之，現存之軍閥，不但無利用之價值，其害更大，宜指導中國民衆，與之協同消滅。然當此過渡時代，欲將現存之軍閥，一舉消滅，爲不可能，先令其追隨帝國之指導原理，暫許其存在，此亦萬不獲已者也。所宜注意者，勿再蹈前轍，更擴大其勢力而利用之，或助長新軍閥之發生是耳。

庚 排擊職業的親日派

中國有自稱親日家之一團，其人爲日本留學生身，嫻日本語，欲藉此以致富，或謀生活之資。此等親日家，介於國民政府當局與日本之間，善爲迎合日本官吏之言詞，貌爲調和兩國家以親善提攜爲口頭禪，彼等除緩和帝國態度，搜尋我當局之意向

態度外，別無他用。如操縱彼等貫帶帝國之主張，恐因彼等而誤其判斷，或因彼等泣訴哀求，巧言令色，而歸緩和，呈緩衝地帶之觀。彼等所擅長之日本語及日本知識，非爲日本計，乃爲自己國計，於日本非必有利。但日本朝野，恰視如救世主，實爲可嗤。中國人無歐美派親日派之別，只有稱爲中國派者，此實況也。事實上了解大局，深知與日本有提攜之必要者，不限於親日派，在歐美派中亦有之。要之，如前所述，不以人爲本位，而以事爲本位，加以觀測，與之交涉，可也。如由我先存一成見，加以親日派歐美派之區別，而雜以好惡之情，甯非滑稽，結果必爲彼等所用，而無絲毫之益。况今日之所謂親日派，其實力財力，多爲劣於歐美派之落伍者，不過在目下之情勢，蔣介石爲緩兵計，有利用彼等之必要而已。

要之，帝國如依賴此等職業的親日家，以謀日華親善提攜，愚之甚者也。毋甯與真正之實力者，或責任者，直接接觸，決定可否，辨別黑白，爲賢明之策。故須注意者，卽介於中國間之緩衝地帶，對於中國無必要，對於帝國則有害而無益。但此輩今

尙在各地跋扈，未嫻語學之日本人，因便宜主義，而利用之，其結果每爲彼等所利用，此須特加注意者也。

辛 捨棄錯誤之優越感

中國人之不平，以日本人蔑視中國人，任意發揮優越感爲最感不快。吾人與中國人比較，可持優越感，雖屬當然；但任意發揮優越感，無視一切，則非所以綏服彼等之道。至如不良日本人之運送禁制品，或強乘火車，種種不法，而對於中國人，則傲慢無禮，爲人所不快，殊失大國民之態度。對於中國人動輒發揮優越感者，適以表示與彼等同其識見。在有真正之優越感者，其自處固高人一等。然有尊重彼等人格愛護彼等人格之大度量，以取大國民之態度爲至當。如是，則兄弟帝國，師事帝國，不求而服。蓋因國力之不同，故有此當然之結果。此表面之優越感，在滿洲之統治上，對於兩國國民之融和，亦受其害，實足爲施行大陸政策之障礙，此應特加注意者也。

要之，帝國對華政策之基礎觀念，本乎救濟世界人類之大方針，此卽爲帝國大使

命，故須先救濟中國民族，謀與共存共榮，以招致東亞之永遠平和，故當本此信念，堂堂正正以斷然之決心，排除障礙，勇往直前。

四 對於國民黨及蔣介石之認識

根據以上所述之公正方針以臨中國，其阻害實行者厥爲國民黨及蔣介石之存在。然近時因屢傳蔣介石悔悟反省，或轉換親日，遂信爲有實現之可能性，此蓋由誤認蔣介石之中央集權，在某程度上已告成功，並希望轉化此主宰者，以爲即可正本清源；實則無異以夢境與現境混而爲一。夫不屬於數學之抽象議論，本不能強其一致，然對於爲結論之前提條件，若能明白認識，則其結論自亦一致，此就統一帝國之方針上應努力之要件也。故於此說明蔣介石及國民黨，與日本不能兩立之理由，以供參考。

自國民黨成立以來，其所主張之撤廢不平等條約，打倒帝國主義，其當初之動機，純與不純，當與不當，固當別論；然唱導已十數年，現今之中國青年（在彼等視

之爲愛國者）早已具爲信念。乃在此時期，滿洲事件勃發，彼等回復失地之希望，不但根本挫折，且因國土之喪失，完全失墜其面目，因是黨部之指導方針，受致命的打擊，其怨恨如何深刻，不難想像。至蔣介石自身，亦再三與日本齟齬。迨濟南事件以後，更與日本處於全不相容之立場，此事實也。現今之國民黨部，經蔣介石屢施清黨運動，完全化爲蔣介石之私黨，乃尙以爲個別存在，有認爲兩者之分離工作者，其所見亦太陋矣。蔣介石卽國民黨與浙江財閥所結合之新軍閥，對於中國四萬萬民衆，施未會有之壓迫榨取，既如上述，此民衆榨取者，不能與爲民衆圖幸福之日本合作，彰彰明矣。故世人往往以蔣爲機會主義者，若大勢不利，卽轉變方向，此實盲目之觀察也。蓋彼之轉變方向，其意味卽爲屈伏，有可貽污名於千載之性質；且使其奉爲信念之主義方針，全然更改，招致等於自殺之結果。又觀乎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果夫等爲中心之政團，與浙江財閥之關係，及彼等與英美之關係，以至彼等私財之大部，多存於英美系銀行，事實具在。與彼等利害相異之日本，能否結和，至易明瞭；

乃猶以有親善之可能，就帝國言，不得不謂之奢望也。

更徵之現在之事實，華北事件之結果，國民政府雖有親日轉向之命令，然暗中反日工作，尙未停止。黨部，藍衣社之餘黨蠢動，軍分會之秘密反滿行動，固無待論，南京政府之實業部、鐵道部、財政部暗中設法阻止日華提攜。以上各事，可因幾多之實證而明瞭，方以明朗化相期待之華北，遂陷於不禁失望之狀況。吾人卽假定彼等值現在轉向之時，遑難變化其保護色，及消滅根本浸潤於下層之排日思想，須有相當時日，不無可諒。然反觀上述，彼等在華北之積極反日行動，歷歷可證，實覺遺憾，不能不推定爲全無誠意可認也。

親日轉向，苟非在事實上具體實現，實無何等效果。就上記事實而論，彼等之轉向，不過彌縫一時，緩兵之計。故萬一彼等屈於我之威力，或得相當之代價，承認滿洲國，講求其他若干粉飾表面之手段，但國際情勢變化，彼等所謂復仇之好機一到，必追隨外國之後，再以撤廢不平等條約，收回失地等爲標語，而遭反噬。故所謂轉

向，所謂非轉向，皆係就將來加以預測，原難強同。但若誤下有利於己之判斷，並不可期待者而亦期待之，致陷於術中，一旦遇有緩急，國家所受之危險如何？苟念及此，則思過半矣。要之，蔣介石及其一黨與帝國之關係。帝國屈伏乎？抑帝國打倒彼輩乎？非此不能解決，蓋已爲一定之因果關係矣。

五 中國之赤化運動

中國之赤化運動，與國民黨之容共政策，同時瀰漫於全國，蔣介石自昭和二年以來，驅逐共產黨，屢爲清黨運動，然其思想尙浸潤於下級黨部。蔣介石等首領，與浙江財閥結合後，雖已退化爲資本主義的新軍閥，但其組織形體行動，與共產黨相距不遠。徵之實跡，極易明瞭。故蔣介石經數年之久，努力討共，亦未能收何等重大之效果。猶之橡皮球抽出空氣之一半，壓其一端，則他端膨脹，終不得而破壞之，以此喻彼，則根本的剷滅共匪，爲不可能。且正在擴張其勢力，連絡四川、青海、新疆，完

成第三國際所企圖之西北路線。因是對於蔣介石討共，不得不致疑也。

中國之共產黨，尤以彼等所稱之共匪，與蘇俄之共產黨，異其旨趣。其組成分子之大部份，殆爲農民，此卽其特徵，毋甯認爲因國民黨之惡政而發生之農村窮民，與反國民黨分子之集團，借共產黨援助，以期完成其生存之一種運動。一方蘇俄共產黨欲利用之，以擴張其勢力，而與以指導，亦當然之事。故國民黨之匪政倘仍繼續存在，則農村之窮厄愈甚，共匪之蔓延亦愈烈。

中國可否亦化？爲國民黨勃興以來之問題，易姓革命，中國自古有之。遇有地方兵變之機會，士民追隨軍隊，掠奪分配富豪之財產，視爲當然之權利，此種原始的共產觀念，爲共同的心理。一方今日之共匪領袖，使其地方人民以及部下實施原始的共產主義，而自行徵收其分得之財產，此種事實，卽表示向軍閥退化。分配之目的物，既失其存在，自然有退化安定之可能性。又蘇俄之實行共產，因有政治偵探部及赤衛軍等之極端壓迫專制，始獲實現，在中國決不能成立如此有統制之機關。觀乎蔣

介石藍衣社之政策，明矣。故觀上記二個事實，純然之共產黨政權，能否樹立於中國，實屬疑問，且徵諸中國民性，共產黨即令一度風靡全國，然大風一過，具有自然退化之必然性，不難判斷也。然因過程之混亂，預察人民所受之苦痛悲慘，與夫及於我帝國之影響，終不能如隔岸之觀火，尤須預防蘇俄利用之以為企圖破壞我帝國之手段。

中國共產黨（共匪）已如前述，皆因國民黨之為政者惡政而產生，救之之道，在於改革惡政，即減輕人民之負擔；至少須保證其生活。故由防止赤化救濟人民之見地而論，將中國從來之為政者，為根本的改造，實為日華兩國國民之共同目標。加以中國國民黨，如前所述，具有與蘇俄共產黨相距不遠之組織形態，我國一部分人士之預想，以為窮則必轉向親日，不知不如轉向蘇俄共產黨之可能性為更大也。依最近消息，可云已有徵兆。蔣介石之與蘇聯結合，希圖受其援助，妨害帝國之政策，已甚明顯，此須特加注意者也。

要之，中國之共產黨本不足懼，但蘇俄如利用之，則其行動影響於帝國者，甚爲重大，須注意之而勿誤於對付。防止赤化之要點，在滅殺民衆赤化之可能性，結局當歸着於改革中國爲政者之惡政也。

六 對於華北政策成否之重要性

如上所述，在蔣介石及其一黨爲中國領袖時期，其勢力所及之範圍，日本縱以公正之態度臨之，決不能由其衷心轉換於親日。

故我帝國勿爲彼等之虛僞所眩惑，須由自主的立場，速就易於實施日本對華政策之地帶始，使之實現日華共存共榮之樂土，逐漸擴張，而後中國以自力趨於轉向，或竟不許彼等之存在，此實最爲得策者也。

現在之華北實爲最容易最迅速，得以實現爲樂土，且以此爲必要之地域，無待縷述。華北一隅當使之爲日本人爲中國民衆明朗而可安住之和平鄉；化爲日華製品及其

他物質可以安穩相互自由流通存在之市場。日華共存共榮之樂土，果能實現，則對於北方之滿洲國，可以促進助成其健全之發展。對於南方中國，則可現實示以日華共存幸福之真諦。庶可因日滿華三國（以帝國爲中心）提攜共助，而爲實行確保東亞和平之先驅。華北問題解決之重要性質如此，帝國對外之發展，將依此而卜其成否。

七 結論

神武天皇之詔有曰：『上答乾靈授國之德，下弘皇孫養正之心，然後兼六合而開都，掩八陔而爲宇，不亦可乎？』實以天皇之道德正義，爲政治之大本，以此道德正義，宣布於世界，內則建設道義國家；外則期世界道德的統一，我建國之大精神，昭然若揭，大和民族之信念，實在於此。回溯我國海外發展之跡，上古以來，幾經插足於大陸，然常以失敗而退却。自神武皇后征服三韓爲始，以及任那日本府之設立，豐太閤之朝鮮戰役，青島戰役，西比利亞出兵是也。在過去之事，乃屬萬不得已。今

日滿洲之建國，華北之進展，萬一再遭失敗，不但完全由大陸退却，實關係國家之運命，民族之興廢，故須仔細探究過去失敗之原因，勿再蹈前轍。至其詳細則從省略，要須以左列諸件，奉爲鐵則，銘諸胸臆。

一 不論個人國家，必須具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之信念。

二 不論個人國家，苟無自省自責之雅量，則共存共榮爲不可能。

三 天地，悠久也，日本國不可不與天地並榮，勿拘目前之利害，求急速之成功。

四 日本之發展，不可如昇降機之上昇，須經階梯，腳踏實地，逐步上昇（但有時亦可數步一氣上昇）；但既昇之高度，決不可再降，且須發展。

要之，欲貫徹建國之大精神，實行吾人之信念，則以公正之力、忍耐、勇氣、爲必要。

日本松室少將對關東軍的祕密情報

一 走私問題

帝國貨物之向華走私，爲帝國對華之斷然手段，其用意在促進華北特殊政治體系之成立而隸屬於帝國獨力之下，屆時政、經、軍諸般問題，均可依帝國之意志而實踐的解決。

甲 原料與市場

帝國工業之生產量遂漸膨大，近年向世界的市場進出，因而招歐美列國之嫉視，紛紛於本土及領屬上高築起關稅壁壘，極力抵制我帝國商品之推銷。帝國雖亦求報復主義，對對方之商品圖謀抵制，奈此項出入口均爲帝國必須原料品，自國從無以自產

而代替，於是痛感原料之缺乏與市場之狹小，并痛感原料與市場之獲得，非經相當之艱辛奮鬥不可。而此地域之獲得，又非與帝國苦幹勢力打成一片，連成一氣，亦難以確保，故於一九三一年九一八發動滿洲事變而佔據之，一時帝國市場與原料得稍緩和，然因尚有若干原料問題不能解決於滿洲；有於滿洲解決可能性之原料問題，短期不能滿意，尚須相當之歲月之經營與培養；現在滿洲市場已臻飽和，短期間亦難再行擴大，即不能與帝國生產率之增進相調和。帝國為確保滿洲并使萬全，不能不努力滿洲邊界地外區之緩衝設施。

帝國人口密度與生產率之高大，非擴大工業即不能解決，擴大工業必須確保相當範圍之原料與市場。是以對於新原料與市場之覓求，乃帝國榮瘁攸關之重大事業。依帝國大陸政策之滿蒙主義，佔據滿洲之後，必再繼續圖蒙，因蒙古在軍事上為極重要之地區，勢在必得，帝國已不斷的努力矣。惟蒙古為一片原野，其資源尚須長期之調查與開發，實屬緩不濟急。市場因蒙人生活落後，短期間之希望，亦微乎其微。加之

日本對蒙工作人材，現在初在訓練，而原野生活又不適於日本普通人之活動，他方則蘇俄之注力監視，亦增帝國慎重之戒心。故除以種種掩護手段用實力威脅摸縱王公等方式外，不願作任何刺激敵國神經之佔領。然則帝國原料與市場問題解決，實不能不注視「易」於進攻的中國華北。今試考華北原料與市場如下：

消費市場主體人口——冀魯晉察綏陝豫（半數）約計一億，為滿洲三倍，消費能力當然在三倍以上，商品之輸入則多由天津青島。

生產原料——華北與全華原料中心地，物產為豐富之煤、鐵、小麥、棉花、石油。就調查統計，煤次於美國，佔全世界第二位。山西一省之埋藏量即佔半數當撫順之百廿倍。鐵——約埋藏二億噸。小麥——晉魯冀察四省合計年產一億一千萬擔。棉花——約產三百三十萬擔。大豆——五千萬擔。

將來在我帝國有計劃之指導與經營，則原料產量當能增加三倍，民衆之消費能力亦自能大為增強，故華北誠我帝國之最好新殖民地也。

乙 政治問題

根據帝國前次發動民意的自決自治運動之失敗，與冀東獨立之收穫，帝國惟有撫情順勢，積極採用走私辦法，作有力逼切之「威脅」，其功用可輸入帝國大批商品，救濟生產過剩之恐慌；侵襲英美列國之市場而代替之；促成全華北物價之下落，既可抵制歐美列國貨品，又可博得民衆之歡心，增進其消費力與購買力；培養爲帝國先鋒之浪人深入華北內地作特殊之活動！吸收各地親日份子，因爲帝國消滅華北實力派之羽翼，鞭策華北，使其官民對帝國懷普遍的恐懼心；並以走私賄誘手段作當地官吏性格之試金石，現在中國之所謂緝私，乃爲一人撒米萬人拾之拙法，可憐亦復可笑。假如彼即發動斷然之處置，帝國亦惟有聽其自然耳。因如強行庇護；徒致增強全華北民衆之反抗情緒耳。然觀今日情勢，彼輩基於普遍的畏我心理，卒不敢稍行阻礙，我仍宜繼用威嚇政策，以便其永久就範也。故此次增兵，於軍事之意義外，當有不戰而勝之威脅力量也。因可預測華北政權之獨立乃形式上之問題，帝國如能達到目的，亦不

必太予以難堪也。同時華北之運輸出入，只須稍用威脅，即可得特予最惠之待遇，對於促進帝國今後之出入運輸，實有莫大之策動也。

丙 對關稅之收入

因走私愈多，中國之關稅愈受損失，故可用此走私政策，強迫中國對我訂最惠之關稅待遇，視中國當局現在已有就範之可能。

二 中國官民

實力派之聰明——帝國可以欣愉者，乃中國官吏普遍的懼於恐日病而不敢稍行違抗帝國也。現在全華北約十分之七，不能精誠團結聯合應付，大都採自保主義維護自身之存在；在不違反帝國之原則下，苟延圖存，此等個個獨立的小勢力，其所關切者只此小集團之目前利益耳，當然難抗帝國之攻擊，故彼等自私的心理，實予帝國以非常之便利，竟可不戰而勝，一言而獲。倘遇當年之張作霖氏之說打就打，不管任何外

交和國際，馬占山氏明知勢力懸殊而竟硬幹與強幹，則我帝國爲免「相當損失」，亦非慎重行事不可，而不能威迫太甚也。卽觀今日宋氏部下，是否有傾向帝國政策，更宜慎重而迂迴，須知中國軍旅，正式作戰，反多失敗，然變兵爲散匪，竟成皇軍勁敵，此誠不可不注意也。

中國實力派大部採個人或小集團的繁榮主義，缺乏爲國爲民的觀念，因此形成獨霸一方獨裁私兵狀況，國家之存亡，民衆之疾苦，彼等從不負任何責任。彼等政治慾物質慾非常旺盛，故彼等除維持現狀以解決其慾望外，殊不願粉碎其勢力也。眞能愛國爲民者爲數極少，大都爲顧己而不顧人之輩，其實力維持現狀，鎮壓反動，尙感不足，遑論抗日？彼等因慾望極高，故志氣多趨於薄弱，而不堪利誘與威脅。吾等由福州事件之已成效果，及此後全華各地當局之一再退讓之事實，則可證明。故此後帝國對華工作，應以擊破大的對象，維護小的對象，以分散其實力之集中，增加其彼此之疑嫉。

一般官民——中國人之特性。愛國不過五分鐘，甚且有不知國家爲何物者。大部官民率多利令智昏，顧家忘國，甚至甘心禍國，其目的只求一身一官集團之慾望解決，他若國事民生，則一概不顧。雖一小部份尙能顧全大體，圖謀向上，均屬於被壓迫的下層，無米難炊，以致英雄無用武之地，此後帝國應採用權貴份子，而鎮壓有氣節的忠幹份子。

以華北民衆論，其意志均屬奸猾而薄弱，易於利誘與威脅，民衆間缺乏團體組織與訓練，完全爲散沙狀態，惟小部份反滿抗日實力，仍是再接再勵的與我搏鬥，雖迭經宣撫討伐軍事政治工作，仍爲帝國心腹隱患。

華北之現在抗日份子及學生，雖有相當組織與堅決的意志，然大部爲客籍份子，殊難深入華北之當地民間，一旦華北變起，勢必大部瓦解，不足爲患。但彼等深刻的懷抱反滿抗日的思想，將來返回鄉里，勢必組織鼓吹抗日，組織實力，訓練民衆，亦殊爲帝國之大敵。因此帝國爲免激發其反感，對於彼等行動，應採督促華北政權自行

取締主義，盡量避免直接干涉。

三 浪人活動

帝國之威武皇軍之威力，已深入中國官民之腦海中，故我帝國軍民之在華北活動者，殊少遭到辱害之情形。大部浪人之不法活動，中國官民殊少干涉，更少向帝國官署抗議，因此浪人之活動非常有力，愈益顯示中國官府之苟安與無能，增加民衆對官府之怨恨與失望，對帝國之威武皇軍反由嫉視而轉爲畏懼與仰羨，滿洲全部，在帝國之統治下，浪人活動已不需要，故全部取締。華北則不然，浪人活動之自由，較在滿爲順利，因此內地浪人與在滿浪人大多均趨向華北，其於帝國之功勞，殊難漠視。

正當日人，洞悉中日間之糾紛，顧慮其生命財產，不願對華進出以冒危險，或進出亦限於都市，不敢作不正當之事業，浪人則不然，無家室之累，有敢幹精神，充分的利用漢奸，通力合作，此種浪人，既受帝國之庇護，當然對帝國誓忠，故能遇有所

命，雖死不辭。帝國即放縱其行動，中國亦無取締之勇氣。假如浪人活動不正太甚，則帝國以莽民名義暨送回國，亦可無礙於帝國威信，以不了了之。中國官吏之恐日，由走私一事，已可證明，素以較有骨氣之關稅論，雖外人關員亦軟化，華員及其他之官吏無論矣。故浪人之活動，由少數軍警之掩護，即可任意，不必發動大的力量也。將來如遇中國官府有以實力取締的決心，則我帝國亦不必過分庇護。

四 共產軍與共產黨

共產軍之主力，現雖返還陝北，然有襲入察綏向滿洲聯蘇抗日之危虞，此帝國不可忽視者也。此種紅軍，實力雄厚，戰鬥力偉大，其苦幹精神，爲近代軍隊所難能，其思想極能浸澈民心，以中國無大資本階級，僅有小的農工階級，即被煽惑，竟由江西老巢繞華南華中華西趨華北，轉戰數萬里，倍歷艱辛，物質上感受非常壓迫，精神反極度旺盛，此次侵入山西，獲得相當之物質，實力又行加強，彼等善能利用時勢，

抓着華人心理，鼓吹抗日，故其將來實力，不容忽視。

中國大部青年，鑒於國內政治之廢化，軍事經濟之乏更生希望，政府之無抗日決心，退讓無止境之主義，於澈底抗日之共同目標下，抗日圖存收復失地號召下，紛紛加入共黨，甘爲共產軍之前鋒，潛伏於華北，積極活動，并與在滿紅軍，取得聯絡，將來之擴大充實，亦爲帝國之大敵。帝國工商發達，早成勞資對立狀態，一旦原料不足或市場狹小，發生縮減生活或生產過剩，定有失業之恐慌，極易受共黨之煽惑，此爲小農階級兵工份子之向上，滿鮮民族之窮困，均爲共黨可乘之機會。

以共產軍之實質言，實爲皇軍之大敵。世界各國軍旅，無不需要大批薪餉，大批物質之分配與補充，換言之，無錢則有動搖之虞，無物質更有不堪設想之危，共產軍則不然，彼等能以簡單的生活，窳敗的武器，不充足之彈藥，用共產政策，游擊戰術，窮乏手段，適切的宣傳，機敏的組織，思想的訓練，獲得被壓迫者的同情，實施大團結共幹硬幹的精神，再接再勵的努力，較在滿的紅軍尤爲精銳。此等軍隊，適應

窮乏地方及時零時整之耐久游擊，耐久戰術行軍，則其適於將來不能連戰速決物質缺乏之大戰，極爲顯著，故皇軍利於守而不利於攻，應嚴防其思想之宣傳，及不時游擊與出沒無定擾攘後方之行軍。

五 找口實

帝國如欲對華發動口實，隨意可得，故視在中國之官民，誠惶誠恐對日不敢犯主義，殊極可笑。由此益可窺知帝國之威力，帝國安可不乘勢進攻，奪取特殊之權益？目下先鋒的人材問題，已借專家技術者名義，加入華北政權下之政軍經交各部門，此後更進一層的知己知彼，其於帝國立策之供獻，當必有非常的效果。

六 對華工作

帝國對華工作，此後應採取華人治華主義。其方式一爲滿洲國絕不用軍力佔據，

自找煩惱，因此惟有利用土著實力派，造成若干自治獨立之政權。第一階段，必須確保華北及西北，其意：（一）華北各地民衆，無組織多好滑性，抗日力量較少，且爲帝國解決原料與市場之地區，蔣介石對華北向持放任態度，事實等於放棄，帝國根據大陸政策，當不以此爲滿足。（二）西北（指綏蒙言）多爲原野，蒙古官民易受皇軍之懷柔與統治。（三）華北西北據滿洲國之外圍，可作相當之緩衝，在軍事上有重要之意義：（1）使中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之對日觀念，紛紛映演，則收復失地之企望，逐漸消沈。（2）斷絕中蘇之聯絡，切斷共同抗日之戰線。（3）斷絕非常時任何實力之侵向東北。（4）華北西北確保後，則華東華中華南逐步完全威脅而服之，逐漸使中國政府消滅，而各個獨立小政權，則均受制於帝國。

故帝國對華工作頗有極大之希冀，純採用不戰而勝之方式。倘如中國官民毅然抗日，帝國如顧慮大敵蘇俄背後之威脅，皇軍發動之國際刺激，戰端開後之各地動盪，中國遍地兵匪，成事雖不足，敗亂則有餘之擾攘，則帝國在華官民軍旅生命財產之相

當損害，一切破壞後建設之難與期望。共產軍中國軍在滿紅軍聯合抗日，滿華官民反我情緒之激昂，帝國之勝利，殊有大量之危險。須知「九一八」迄今之帝國對華，歷次作戰及對中國軍之作戰，中國軍因依賴國聯而行無抵抗主義者，故皇軍得以順調勝利。及後華軍昧於知已知彼之認識，受帝國皇軍威脅，而竟疑神疑鬼，轉成普遍的恐日病，帝國相煎愈烈，中國之惶惑亦愈甚，則一般當局的恐日病益趨加重。倘彼時中國的官民能一致合心而抵抗，則帝國之在滿勢力，行將陷於重圍，一切原料能否供給帝國，一切市場能否消費日貨，所有交通要塞，資源工廠，能否由帝國保持偌大地區，偌大人口能否爲帝國所統制，均無切實之把握。同時反滿抗日力量之集結，實行大規模之游擊擾亂，則皇軍勢必苦於應付矣，時至今日，環境有所改變，但全華各地潛在抗日之實力，在在皆是。故我帝國今後對華工作之方法，決宜隨時促進下列數點實現：

(一) 以威力脅迫並鎮壓各實力派，以期收不戰而勝之效。

- (二) 慎勿以實力粉碎各實力派之力量，以免遭不必要之損失。
- (三) 嚴密監視並排擊中國各實力派之精誠團結，自立更生，由覺悟而聯合抗日。
- (四) 嚴防中國當局之聯蘇、英、美、而進行抗日。
- (五) 務宜阻防馮系實力（指宋韓言）與閻張陝北紅軍之總聯合而抗日。
- (六) 吸引恐日病最深之實力份子，與以實力之援助，使之鎮壓抗日份子。

廣田對華「三原則」

一九三五年下半年至一九三六年初日本外相廣田高唱對華「三原則」，即：第一，取締中國的抗日運動；第二，樹立中、日、滿的合作制度；第三，中、日、滿實行共同防共。一月二十一日廣田在日本議會演說日本外交方針，對「三原則」更有露骨的說明。一眼可以看出，所謂「三原則」也者，乃是征服中國的毒辣政策。茲將這次廣田的演說的原詞照錄於左：

對華政策 其第一為根本調整中日兩國關係，即中國勿論在任何形態，亦不採取以前之非友好的行為及政策，此非僅應捨其消極的此種行為及政策，且更進而以舉親善提攜之實，積極的加以協力，中日兩國互相對立之事，非獨為雙方不利，即就東亞大局觀之，亦誠屬不能忍受之者，如中國對於日本出以非友誼行動，或故意利用第三國而行其常套手段，以為逆行東亞安定之事，則此誠屬遺憾而不能忍受者也，然中國

如在此點能充分覺醒，則日本對於中國發展，有意爲有形無形之支援者，自不待言，日本以從來如上的大局見地，隱忍自重，以促中國之自省，誘發其對於東亞責任之自覺，以俟其對日轉向也，然華方亦漸次看透此大局，約一年前即表示中日關係改善之意思。

調整工作 日本政府往昔日第六十七議會時，即闡明對於鄰邦立不威脅不侵略之根本政策，更利用此機，恢復兩國國交於常軌，努力進行於兩國利害之調整，關於此點，不幸迄今仍無充分之成果，查中日兩國關係，爲完全恢復其常軌，當然須將中國與「滿洲國」之關係，亦有就於常軌之必要，就中日「滿三國各種利害在直接接觸之華北方面，尤特別感其必要，然而中國尙未承認其接壤華北之「滿洲國」，加以各方久已基因於地方的特殊傳統，在華北雖有一時相當之不安空氣，然至最近依河北察哈爾設立冀察政務委員會，形勢遂大爲緩和，前述種種，非僅應爲中日關係之調節，如中日「滿」三國關係不能同時調節，則終難求其安定，爲達成此目的者，實爲我決

定方針之第二點也。

中國問題 卽中日「滿」三國關係，爲完全調節起見，首先應使中國承認「滿洲國」之存在，從此樹立國交，進而調和雙方利害關係，否則不能根本解決，因此希望其能一日從速到來其時期，然而在此期間，華北方面對中日「滿」三國關係應採取無使其何等惡化之手段方法，實爲必要之趣旨，中國今日遭遇最大之困難者，爲共產黨之運動，而東亞之不安定，實爲赤化運動正乘之點，如中國邊境地域固不待言，卽內部社會組織，亦甚感其威脅，中國之赤化分子跋扈，當在想像以上，查赤化運動之危險，非限於東亞，不過東亞天地，今日特見其活躍耳，故吾人在茲，爲東亞世界之安定，應阻止此東亞之赤化運動，使中國免去此種危險一事，非僅爲中國，此乃應爲各國共同之最大事也，此乃爲此次決定方針之第三點，卽日本爲防止赤化，願與中國締結種種協定之主旨也，以上三點，爲日本政府之確定方針……

游擊戰術講話

張佐華著 第四版 三角五分

游擊戰是被壓迫民族的反抗帝國主義侵略最主要的一種戰術。本書對於游擊戰的發動，游擊隊的組織訓練，游擊隊的工作方法等實際問題都有分章詳細的說明。

抗日游擊戰術問答 馮玉祥著 一角五分
 游擊戰術的實際應用 張普方著 實價一角
 蘇聯軍隊中的政治工作 汪燾文譯 六角五分
 軍隊中的政治工作 汪燾文著 實價一角
 夏伯陽(一部描寫游擊戰的巨製) 郭沫若譯 精裝一元
 戰爭與國際間諜戰 胡愈之譯 實價七角
 未來大戰中的國際間諜戰 于照儉譯 實價七角
 偵查漢奸的方法 藝力行著 實價七角

中日問題講話 章乃壽等著 實價三角
 中日關係簡史 張健甫著 實價二角
 中日關係史 張健甫著 實價四角
 中國近六十年來的中日關係 錢亦石著 實價四角
 中國怎樣降到半殖民地 柳乃夫著 實價二角
 日本大陸政策的真面目 國難社編 一角五分
 今日日本的透視 冷壁著 一角五分
 當日本作戰的時候 劉尊世譯 實價六角
 讀物 王紹元著 三角五分
 中日經濟提綱 藤耕讓著 一角五分

各地生活書店發售

世界知識叢書

分析國際時事 報告世界現狀

國	從	未	萍	希	當	日	國	飛	緊	動	世	戰	戰	中	現	弱	太
際	來	來	特	日	洲	本	防	機	急	盪	際	爭	日	界	小	平	
聯	的	的	勒	本	洲	本	機	時	時	盪	問	爭	日	代	民	洋	
聯	歐	歐	征	作	小	的	翼	期	期	中	題	軍	與	知	族	問	
外	洲	洲	服	戰	民	透	下	的	的	政	政	火	與	識	小	題	
盟	大	大	洲	的	族	影	的	世	世	究	究	與	講	國	說	十	
貝	戰	戰	計	候	剪	視	界	界	中	法	法	講	胡	本	選	講	
葉	林	林	劃	劉	吳	董	國	錢	洲	平	平	胡	章	張	茅	章	
譯	波	波	孟	尊	清	之	亦	亦	治	邵	邵	愈	乃	仲	盾	乃	
	秋	秋	潛	棋	友	學	石	石	宗	宗	之	器	弼	實	等	等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再	再	再	再	再	再	再	再	再	再	再	再	再	再	再	再	
	版	版	版	版	版	版	版	版	版	版	版	版	版	版	版	版	
	實	壹	實	實	實	實	實	實	實	實	實	實	實	實	實	實	
	價	元	價	價	價	價	價	價	價	價	價	價	價	價	價	價	
	二	壹	九	七	八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各地生活書店發行

一之刊叢料資難國

目面真的策政陸大本日

每冊國幣貳角伍分

編者 國難資料編輯社

總經售 生活書店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S)版初月七年六十二國民華中

(S)版四月一年八十二國民華中

